

武俠事實香艷長篇小說

# 驚天奇俠傳

集 下

直隸趙煥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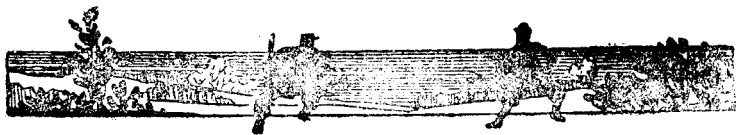
風竹閣

鈇根題

鈇根題

回目錄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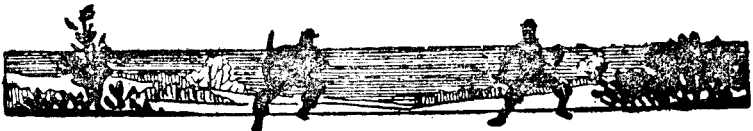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九十一回 | 單明軒鷄黍留賓  | 耿蘭溪海濱亡命  |
| 第九十二回 | 望仙村旅店談玄  | 下清宮羈人訪道  |
| 第九十三回 | 聾人指路誤走霞青 | 俠客求仙初覘陶道 |
| 第九十四回 | 穴士壁詫說歡喜相 | 訪羽士再走上清宮 |
| 第九十五回 | 解重圍朋友聯歡  | 聚學塾師弟話別  |
| 第九十六回 | 臨歧贈物兩瓣蓮鈎 | 排難文場一雙俠士 |
| 第九十七回 | 採泮芹三秀蜚聲  | 走深山一客訪友  |
| 第九十八回 | 殺豹子豪士吹簫  | 阻雲程方母易簪  |
| 第九十九回 | 白衣如雪鬧喪幃  | 黃犢驅風驚廁婦  |
| 第一百回  | 赴秋闈建中提高魁 | 輔幼主余福議家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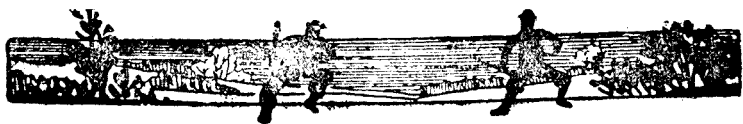
武俠小說  
驚人奇俠傳  
(續編第四集)  
(直隸玉田趙煥亭著)

第九十一回 單明軒鷄黍留賓 耿蘭溪海濱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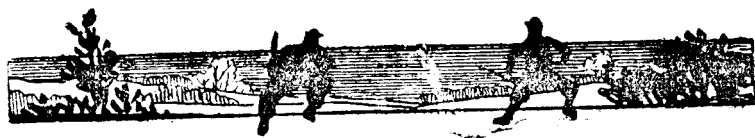
且說耿先生見容姐左足無履。勢難行走。正沒作道理處。便見容姐坐地嗚咽道。俺這種苦命人。還不如死掉痛快。尊客不必顧俺。你就去吧。耿先生聽了。頗爲焦燥。舉手搔首之間。却觸着所背包裏的繫繩。忽的心下得計。便笑道。娘子不必苦惱。待俺索性的背你去吧。說着。將所繫包裹。由脖兒上轉向胸前。順勢兒向下一蹲。便道。娘子快來。趁這時咱們快走。少時。道上有行人。便不雅相哩。容姐聽了。只得撲到耿先生背上。雙彎玉臂。先摟定耿先生的脖兒。然後下面兩腿一拳。分插在他兩脇之間。這裏耿先生回過手去。略抄他兩腿彎兒。一長身形。匆匆便走。手中那桿棒。却拖到地下一路價。劃得地沙沙山響。那容姐忽然猴在陌生男子的背上。一來羞悚。二來不知此去吉凶如何。那眼淚便如



珍珠繼線般。直滾下來。耿先生也不理他。只顧拿出全身功架。直奔村頭。方到得那大樹跟前。正要放下容姐來。命他扎掙前導。只聽樹旁岔道上有人喊道。喂。好了。好了。你瞧。那不是容姐麼。却怎的叫個野男人背了來呢。這裏耿先生忙放下容姐。望時早見從岔道樹叢後。轉家一班人。便是夜間在廟中所見之衆。那老兒一癩一拐。夾在大家中間。手中還緊捻了那支女鞋子。耿先生回顧容姐。不由一笑。正這當兒。忽見那老兒莽熊似奔向自己。一面叫道。耿爺。你從那裏來呀。却怎的得遇小妾呢。那容姐見了。不禁又嚶嚶細泣。這裏耿先生仔細一望。那老兒不由大笑道。俺再沒想到這位容姐。便是你老哥的愛寵。虧得巧遇着我。不然便不得了咧。如今閒話休題。且把結容姐那支鞋子。咱再細說一切吧。那老兒聽了。不由笑逐顏開。忙將鞋子遞與容姐。却又望着耿先生發怔道。耿爺這等結束。那裏去呀。耿先生道。咱且到府上細談。這時容姐已是穿好鞋站起。衆村人便道。如今容姐虧得轉來。俺們也要別過咧。那老兒忙攔道。




有勞諸位奔走。且屈到舍下吃杯茶去。說着。轉身前導。大家即便匆匆舉步。原來這老兒叫單明軒。從先沒發家時。在縣學中當過書手。合耿先生頗爲相得。後來辭掉書手。只在東鄉中勤務農業。當起財主。沒事價輕易不入城。所以合耿先生漸漸疎略。他當時由海神廟領衆回頭。又在本村左近尋覓容姐。直到這時。却好遇着耿先生哩。且說耿先生。跟定單明軒。蹺過一段村坊。却見坐北朝南。有一片高大宅舍。門首正聚集着幾個傭工。還有兩個僕婦。大家相與張望。一見容姐。都失驚打怪的圍上來。明軒便命容姐跟僕婦先自入內。這才一面引衆發行。一面吩咐傭工們速備茶點。須臾。大家都入客室。賓主坐落。耿先生解下所負包裹。倚了桿棒。舉目望時。只見那客室。雖然寬廠。却鋪陳得七零八糟。農具笨重之物。堆垛得兩壁下。橫三豎四。還有鷄籠魚網之類。也反掛在老粗的室柱上。至於兩壁所懸。更是無所不有。成串的乾菜。隔年的穀穗種子。癩然似的猪毛繩。人頭似的大葫蘆。已陳列滿壁。還有些鼈殼似的鍋蓋。狼尾



似的笨笨。並守夜的火槍。救火的警鑼。也都亂闐闐掛在那裏。北壁上貼幾幅過年的畫兒。一幅是招財進寶。和氣生財。畫許多小孩兒。亂滾大元寶。一幅是莊家忙。畫許多農夫田婦。正在打場忙碌。場邊上。鷄兒狗兒。意態閒閒。其中有一個老頭。箕踞在穀堆旁。望着一個就地坐的媳婦子笑。那媳婦。盤着腿兒。一手握着腳尖兒。一面廠胸露肚。一手捻着乳。向懷裏孩兒嘴內塞。却一面稍蹙眉頭。咬着唇兒。斜睨老頭兒。似笑非笑。後却有個老太婆。靠樹而坐。手中拾了一把穀穗。却搭拉到腿膀上。兩眼朦朧。靠樹仰着頭。張開大嘴。似乎打鼾。他對面斜刺裏大石上。却立着一個頑童。正脫出個那話兒。向老太婆口中。欲作溺之勢。畫得來頗有神氣。年畫之外。便是帖得滿牆的賬條。並請酒簡帖之類。還有一付對聯。其字俗劣。已到不堪寫。的是一家多福祿。四季保平安。靠北牆是一張多年不動的大方禱。下面禱腳。已經霉爛得似乎蜂窩。禱上面。油垢塵土。有一錢來厚。業已融混作一種異樣光彩。積垢厚有似魚鱗。上面堆了幾本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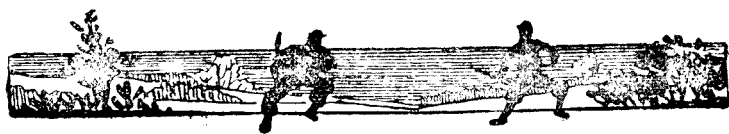


薄並一方硯瓦。那硯瓦是有方磚大小。但是爲歷年積墨所壅。那受墨之處。只有酒杯大。便就硯上壅墨處。胡亂穿鑿了三兩個孔竅。插那開花破筆。硯旁又有一具破算盤。並一個白柳木大茶桶。桶內是柳罐似的大瓦茶壺。茶桶旁幾支黃砂大碗。便是茶杯。當時耿先生見此光景。不由暗笑道。怪不得人都說老單近來狠發家。你看如此陳設。焉得不富。思忖間。大家客氣數語。由傭工提進開水。從一旁小几上茶罐內。撮把柳葉似茶葉。放入茶壺。泡好了。便與大家各斟一碗。耿先生一容瞧那茶泥汁似的一面。正要述說得遇容姐之故。只見單明軒忽的一紅臉兒。道。不怕耿爺見笑的話。你想小妾一個婦女家。如甚夜裏胡跑去咳。皆因（句）咳（句）耿先生笑道。單兒不必費話。令寵出竄之故。已經他自己說明。俺已盡知。家庭中碟大碗小的冲撞。本不算甚麼。但是令寵若非遇着俺。也就好險哩。於是將在海神廟內救得容姐的情形一說。大家聽了。都各吃驚。那單明軒站起來。連連頓足。一面向耿先生揖謝不迭的當兒。只



聽客室外破鑼似的喊道。甚麼姓耿的。便敢來多管閒事。人家吃醋喃鹽的勾當。川的着他野男人家麼。難爲你這老王八。眼看着小婆子。合野男人過了夜。自家戴了綠帽兒。還合人家打躬作揖。老娘眼裏却揉不得沙子。待我打跑這野漢。再合你們算賬。耿先生聽了。方在略怔。便見聽的聲。門簾一啓。早有件人把長的暗器。劈面飛來。耿先生急忙站起。側身一閃。那暗器。拍的聲打在背後牆上。倏的撞回來。翻落於案。拍擦聲。打碎兩支茶碗。却是一根搗衣木杵。這一來。衆人大亂。慌得單明軒拚命價闖向室門。想要攔阻來人。這裏耿先生急忙注目。便見木杵到處。單明軒大叫便倒。遂由他身上。托的跳進一個黑醜婆娘。倒提木杵。一面價眼張失落。似尋自己。一面向衆人道。我看你們都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難道那小老婆。是你們大家的前世媽。便叫你們這般關心。那個是姓耿的是好些的。不要纏王八脖子。說着。拾起案上那支木杵。就勢兒向案上一掠。唏噓而拉。一陣響。連那木茶桶。都滾於地。耿先生料是霍氏。也不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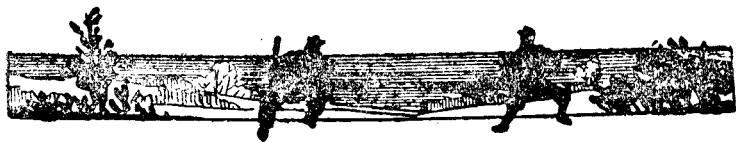




便趨向寶門前。先扶起明軒。自己却堵門。拔手而立。猛的大喝道。住了。你這婦人。想是單家大嫂了。俺今正有話奉勸哩。這裏明軒。一時間吓得霍兒都白。正向耿先生亂握兩手。早見霍氏。一個虎勢搶將來。雙揮木杵。向耿先生當奪。便蓋。但是還沒轉眼之間。被耿先生一使手法。早奪過他兩支木杵。一逕的拋向門外。却大笑着。指着北牆上的畫兒道。大嫂不必如此。你瞧那畫兒。畫的不差。居家之道。是和氣生財。容姐年輕。有些不是。你只好就待於他。如何便痛加毒楚。使他蚤夜亂躡。險些兒丟掉性命。一句話抄百總。你從此後。須善待於他。不然。俺這野男子。就不依的。霍氏大怒道。你沒的放屁不臭。俺們吵窩子的勾當。用的着你來。俺百事都能就待。不怕餓着半個肚皮。都使得。就是不能就待那。丢眉扯眼的小老婆子。你不說善待他。還倒罷了。這樣說時。俺就立時探出他來。當面打個樣兒。你瞧瞧。說着一勒健膊。正要奔去。便見耿先生。雙眉一挑。颯的聲。由腰中拔出短刀。大笑道。大嫂既要打個樣兒。俺先割個樣兒。只要你禁



的住割。儘管去打。說着。奔向室柱。刷的一刀。大家正在驚望。那柱皮落地。恰好闖進兩個僕婦。好歹的拖了霍氏。向外便跑。那霍氏。一面亂跳。一面大哭。鬧嚷嚷直入內院。大家見此光景。不便久坐。便向明軒。一齊告辭。明軒忙攔道。諸位慢去。便在此用過早飯。陪陪遠客。且是便當。衆人笑道。不必客氣。你老兄且陪遠客。並照顧兩位老嫂去吧。不提衆人。含笑各散。且說單明軒送客回頭。命傭工們。先收拾淨地面。一面陪耿先生。歇坐吃茶。一面問明耿先生出亡之故。不由驚道。原來耿爺。竟遭此冤苦之事。俺等閒不進城去。這事兒。竟一些不曉。依我說。你不如在此暫避幾日。聽聽官中風聲。再作道理。那狗官。如不去擾你家屬。你便去遊學。也放心些。耿先生聽他此話。甚是有理。二來。恐怕霍氏還是虐待容姐。便趁勢暫住下來。那明軒感佩耿先生救了容姐。又與他馴伏了一支母大蟲。酒食款待。極看地主之誼。真不銷說。又抽暇時。時入城。探聽風聲。耿先生聞得沒幹。又恐露了踪跡。只好在宅中徘徊。却聽得內院中。靜悄悄的。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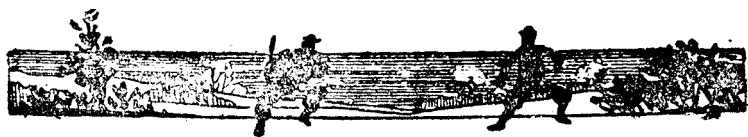
霍氏諄話之聲。從傭工們一探聽。方知霍氏已不復苛待容姐。耿先生欣然之下。正要辭去。却問得明軒述說官中情形。原來小賀初得耿先生逃押之報。大怒之下。就要追捕。並要捉繫耿先生的娘子。研問耿先生藏匿之所。却虧得瞎尹極力攔阻。將這事擱置起來。只薄責禮房吳先生。出示海捕。便算了事。耿先生聽了。心慰之下。又是詫異。瞎尹舉動反常。但因家屬無累。心下少安。那單明軒還欲留耿先生盤桓些時。耿先生那裏肯依。這日。明軒置酒。爲耿先生餞行。主客兩人正在酬酢。却有一位客人。不待通報。闖然竟入。耿先生一見那客。也便歡然把臂。明軒無識此客。即便拱手促坐。增筋添杯。頃刻間三人痛飲起來。席間。耿先生向那客託付照料家屬。那客慨然道。這何消耿兄說得。俺便是耿兄逃押之次日。遠遊方歸。因聽得官中風聲不妙。略施小計。嚇住瞎尹那廝。吾兄之事。便緩下來。俺可從嫂夫人（指耿先生娘子）處。得知耿兄在此。所以尋到這裏。於是一說所施之計。耿先生聽了。方恍然。瞎尹攔阻小賀之故。當時



稱謝之下。又合那客歡飲良久。那客直吃得面色微醺。方慨然站起。道聲珍重。一逕的掉臂自去。原來此客便是劉東山。遠遊方歸。恰值耿先生逃押事起。東山料小賀等必不肯放過耿先生。並其家屬。於是夜入瞎尹之宅。作了樁寄東留刀的故事。那柬中詞意。大概是汝以狗彘奴才。爲蠹一邑。本已罪不容誅。今又慫恿惡主。誣陷良善。倘此後知悔。汝頭且寄汝項。不然。吾將有以處汝矣。下署不平人三字。當時瞎尹。既見那柬。又見那潑風似的尖刀兒。不由不怕。他本知耿先生手段了得。便以爲這刀柬。定是耿先生所留。因此之故。才去攔住小賀胡鬧哩。且說耿先生。見東山既去。酒罷之後。結束停當。也便別過明山。匆匆上道。一路上。擇行僻路。直趨那東海之濱。雖是亡命逃人。倒領略些山水風景。凡遇名勝所在。必要勾留些時。又留心武功朋友。倒也殊無所遇。這日深秋時候。來至卽墨縣境。遙望數十里外。靠海的那座東海勞山。崢然起於蒼莽之中。峯巒插天。競秀爭雄。一處處烟雲霧結。一層層走氣飛雲。好一派雄麗風景。真



似有仙靈來往一般。耿先生一路觀玩，不覺心曠神怡。逡巡之間，又暗歎道：人都說古來隱居山林之士，或託迹緇黃者流，大半是有所託而逃。但看那山勢幽邃如此，焉知其中，沒得託迹之士呢？俺如今亡命無依，若山中得有機緣，便託迹黃冠，從此修道，倒也甚好。感歎之下，不覺心下洒然。須臾，夕陽將落，來至一處小小之山村，大概已近勞山山麓。但見四外價晴嵐翠靄，竹樹烟雲，一片村墟，都罩在山色之中。遠聞海濤震耳，有似松風謾謾。那村之東南角上，突起一座小山，從林木映帶之中，還隱隱見樵人牧豎。耿先生不暇細望，便緊緊包裹，提人桿棒，一逕的走入山村。只見昭烟起處，村中各家，都大半靜閉柴門。只有喚鷄的婦孺，並驅犢的田夫，還有在街坊上，互相笑語的，見了自己，都光着眼亂望。耿先生一面捱去，一面留神店道。直至村坊將盡，却沒得店道。正在徘徊，恰好從橫巷中，揷出個驅豕的頑童。耿先生便道：喂，借問小哥一聲。這村中可有店道麼？那頑童聽了，便略爲駐足，端相着耿先生，笑嘻嘻說出幾句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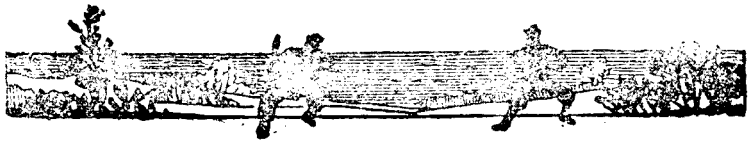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一回 單明軒鷄黍留賓 耿蘭溪海濱亡命

正是。

問途逢牧豎。 覓寓起羈愁。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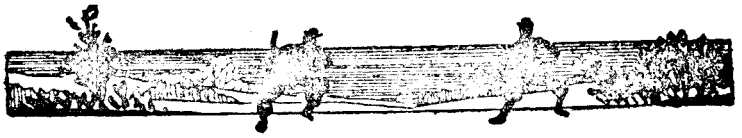
第九十二回 望仙村旅店談玄 下清宮羈人訪道

且說那頑童。一面笑望耿先生。一面指着坊盡頭一家草房兒道。你老若住店。只好向那家豆腐店去。他那裏賣豆腐掛住客。這村中是沒得正經客店道的。耿先生隨他指處望望。正要覷去。只見頑童向自己身後一望。却拍手道。李大爺呀。你不用各處裏去浪張咧。如今俺與你拉住客人。就夠你受用的咧。卽聞那婦人笑罵道。小猴兒。你還只顧亂嚼蛆。你瞧瞧你的豬子。都鑽入人家籬笆裏咧。那頑童。啣了一聲。撒腳趕豬之聲。這裏耿先生回頭望時。却見身後蹇來個三十來歲的伶俐婦人。手內還提着個豆腐篩盤。一見自己。便笑道。客官敢是住店麼。如此。且隨我來。俺方向主顧家去送豆腐。不想客官却到咧。耿先生料得他便是店婆。因一面舉步。一面笑道。大嫂旣賣豆腐。又掛接客。真個忙碌。難道店中就是你自己麼。婦人道。便是哩。俺丈夫在勞山下清宮道觀中。當了



一名水夫沒事價。一回家。所以店中。只由我自忙碌。耿先生道。此村何名。倒好一派幽雅風景。婦人道。俺這裏名爲望仙村。若說景致兒。真個不錯。因遙指前面道。你看那座青鬱鬱畫兒似的大山。便是天下聞名的東海勞山。人家說起來。真是神仙洞府。山裏面許多景致。便是逛一年。也逛不完。又因山中慣出神仙老爺。不用說修成了的真仙。便是將成未成的神仙胎子。老比邱。坐得各處都是。因此這村名爲望仙。你老到此。莫非爲逛山去麼。若去了。保管也沾一身仙氣哩。耿先生聽了。不由心下欣然。暗忖道。如此名山。或有真仙。俺當此顛沛時光。或轉遇仙緣。倒是入道的機會。思忖間。合婦人進得腐店。只見院中。倒還寬潔。當由婦人引入一處廂房客室。那婦人自去忙碌湯飯。並送進燈燭茶水。這裏耿先生倚了桿棒。解了短刀包裹。擰擰行塵。歇坐下來。業已初更時分。那一痕月色。早已映上紙牕。耿先生稍息疲足。吃過兩杯茶。偏那隔壁人家。有一陣陣婦孺笑語之聲。正聽得耿先生鄉思慨然。愈深出世之想。恰好那婦人端





進酒飯。就案上擺列停當。耿先生先望那酒時。却只得小小一壺。斟出一杯來。其色紺碧。清醕撲鼻。因笑道。這點點酒。只好潤俺喉嚨。大嫂快再取幾壺來。婦人道。可了不得。這等酒。成幾壺價吃下去。不要醉煞麼。此酒名爲醕仙桃。是專取山中泉水釀成。味雖清淡。酒力却大的緊哩。耿先生聽得醕仙桃三字。越法欣然。取酒一嘗。果然清醕可口。因拍手道妙。此酒既名醕仙。俺便拚着一場爛醉。且作一霎兒仙人。那些不好。大嫂。你開店。如何倒怕起大肚子漢來。不瞞你說。俺有的是酒錢。不會賒欠你的。婦人笑道。話不是這等講。俺這裏靠近山麓。夜間時有豺狼出沒。你若吃醉。萬一胡撞出去。好多不便。耿先生道。不。打緊的。俺只少爲多吃些。不醉就是。說話間。那一小小酒壺。業已底兒朝上。倒招得婦人。格格的笑。笑便去取到兩壺。耿先生性本通脫。又值客中無聊。因笑道。大嫂此時。想還沒用晚飯。何妨就此同用。也真得俺將你只管呼來喚去。婦人笑道。多謝你老。但是俺却吃不得酒。既如此。待我且去關好門戶。倘撞進個狼。

子真來不是耍處。說罷。蹙去。這裏耿先生。怡然自酌。正思量村名望仙。酒名醉仙。頗有趣。只見婦人。笑嚙手持碗筋。自己覓來。便就橫頭坐下。道。你老仔細。這酒後力却大。便是下清宮道觀中。都用此酒。這酒的名兒。就是道觀中一位神仙老爺給起的。耿先生欣然道。如此說。下清宮道觀中。真有神仙了。這位神仙。出在何朝何代。至今觀中。還有些仙踪奇跡麼。婦人失笑道。甚麼何朝何代。人家這位神仙老爺。刻下還活跳跳的。修鍊得又白又胖。若打扮起來。真賽如畫上的呂洞賓。俺當家的回家來。便誇說他參星拜斗。打坐朝元。全掛了的本事。有許多的大官富戶。慕名訪他。他連眼兒都不瞅。他又生得神仙異相。正眉攢間。有顆血點紅的朱痣。你說不是神仙麼。耿先生驚喜道。不想山中。竟有這等仙翁。真是異事。婦人笑道。甚麼翁翁的。人家刻下。只得二十四五歲年紀。生得臉子。且是俊樣。他俗姓陶。名叫保成。不知是何方人氏。方雲遊到觀中時。只是隨身一劍。在觀中當寄迹的道友。也沒人理會他。爲日不久。恰值山中。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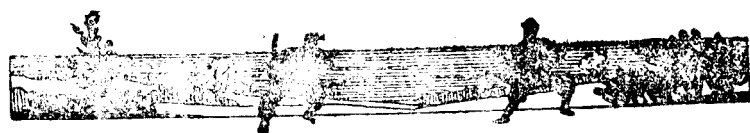
夥強人竊發。探得下清宮富有。便夤夜去結夥打劫。却被他一柄劍殺掉強人六七個。那觀中連個草刺也沒失掉。當時那觀主吃此驚恐。又因年歲已高。不久便一病死掉。觀衆既無主。又恐那被創的餘盜前來報復。便公舉了保成爲那下清宮的觀主。如今人都稱他陶法師。好不有名哩。耿先生越法欣然道。如此說。真是活神仙了。明日俺遊山去。定要先拜神仙。婦人笑道。俺這裏慣出神仙。不算希奇。你老來時。曾見這村東南角上。有座小山麼。那山俗名氣不憤。距此只四五里地。山腰間有一石洞。名爲呼猿洞。其中有一常常打坐的老道。一身之外。並無他物。有時他去。有時在洞。見了凡人。不大說話。人都說他也是個神仙。因爲他夜間打坐。或念經時。洞口時發光亮。耿先生聽了。大悅之下。正要細問其人。只聽門灶下。畢剝有聲。婦人道。你瞧。咱只顧瞎三話四。灶下的柴草。俺還沒掃淨。俺引燒起來。可是耍處。說着。點起。匆匆盪去。這裏耿先生。怡然自酌之下。不由好多之念頓起。暗想道。既有神仙近在咫尺。何妨先去訪訪。這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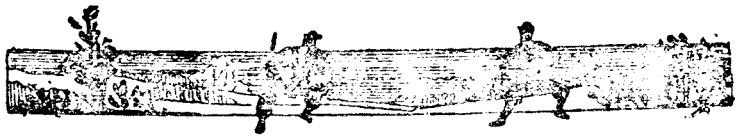
坐的老道呢。正這當兒。只聽婦人在院中道。客官快來瞧瞧。那個打坐的老道。又放光哩。耿先生趕忙跑出。果見那東南角山腰間。隱有光亮。從林木虧蔽中。閃閃爍爍。半晌價。一亮。似乎流螢。又似燐火。於是耿先生大悅道。這倒是件異事。大嫂。如今俺酒飯已足。你且給俺聽着門兒。待我便去瞧瞧。這位神仙。婦人道。你真沒得說咧。便是瞧神仙。也須日間去。這會子。黑夜上山。倘遇着野獸。可了不得。耿先生聽了。微微一笑。心計已定。便不復語。合婦人入得寶室。命他撤去酒飯。即便含衣臥榻。假作睡。須臾。聽得婦人收拾一切都畢。自去安歇。靜了下來。耿先生悄悄下榻。躡足出房。一逕的由院後短墻。一躍而出。望見疎星動野。斜月在林。光被道路。約略可辨。遙望那座小山兒。突兀於夜色之中。恍如近在咫尺。於是出得村頭。寬路前進。一面瞧附近村落中。還時有夜續的燈光。並聞得春歌斷續。(夜景如畫)須臾。近着山脚。穿過一片短林。忽眼前白光晃耀。仔細一瞧。却有一道小溪。橫截去路。耿先生方蹇過溪上板橋。忽聞背後。



潑刺一聲，便有個老大的黑影，從身旁刷過。一逕的飛入前面叢莽之中。接着便磔磔大笑。耿先生料是夜猫子。（即梟鳥也。）睡了一口，拔步便走。不多時，轉入山徑。脚下道路，好不嘔嘔。更兼荆棘叢灌，一條條歧途雜錯。從夜色微茫中細辨去。那裏能十分清爽。耿先生正在踟躕，却好一脚滑向斜坡，一交跌去。直滾下多遠。偏巧那所在是個蕩黎碎石窪兒。耿先生爬得起來，合手顛面。業已刺傷多處，不由暗笑道：好沒來由。俺放着好覺不困，無端的到此。胡撞知他神仙在也不在。（絕倒）不如明日再去爲是。想至此，正要轉步，忽遙見山腰間，又復光亮一閃。急忙趨向高處，從林木影中望去，只見隔林不遠，便現出一條軸蜒小道。透盤紆道，這那光亮發出。仔細望時，竟是一盞燈光。似乎是從石壁隙中射出。耿先生欣然之下，又復自憫道：古來多少求道的人，必須一念堅誠，蛇虎不避，方能有濟。俺爲何忽的退念起來，想罷便鼓動勇氣，蹙過林木，直奔那軸蜒小道。這時夜深月朗，足音遠聞。那道旁深草伏的獾兔，並叢樹中



栖的鳥鵲之類。聞一足音。都驚得一時飛躡。耿先生都不管他。一氣兒跑到發亮之處。略如喘息。睛暗看時。果見山腰石崖下。然果有個碇砑洞口。洞口外藤葛遮映。有似籬門。那燈光便從藤葛隙中射出。急向張張時。其中果然有個穿深藍布道袍的老道。果然在石榻上。垂眉閉目。正在打坐。細張洞內。除壁角上有插松明燈亮外。果然並無他物。（一路果然寫得妙絕。耿先生遭顛沛。這起道念。遂致聞店婆之語着魔。許多神情。都爲躍然及折出下文。乃令人撫掌不已。）但是細瞧那老道。面目雖有些古怪。氣像掛一二分仙氣。只是生得油晃晃。一張大臉。肉眼凡胎。一嘴白攢腮短鬚。十分難看。耿先生見此光景。略爲躊躇。當不得好奇心勝。一時間又暗想道。俗語說的好。真人不露相。古來神仙託迹。還有裝作瘡癩乞丐的哩。不要管他。且去叩求金丹大道。（絕倒）想罷。披開藤葛。逕入洞門。向老道細頭便拜道。弟子顛沛餘生。庸愚俗骨。不想幸有仙緣。得遇吾師。便請度脫愚頑。指示道要。說着。只管連連的拜將下去。偷眼瞧老



瞧老道時。却端得架子十足。紋絲不動。只微啓眼縫。略點頭兒。耿先生不敢多  
。只好悚息伏地。便見老道喘喘的又自調息良久。忽的面上一略現笑容。然後  
雙目一張。從容下得石榻。向耿先生道。吾今遇汝。無是緣法。方纔吾跌坐神遊  
。早見係竭蹶上山。具有求道的誠心。吾本以度人爲懷。今便當傳汝道要。但是  
仙訣深奧。領略爲難。今當用服食之法。啓汝智慧。方能言下立悟哩。說着。從石  
榻壁隙中。摸出兩個乾癯紅棗子。珍重價遞與耿先生。（絕倒）道。汝休輕視  
此物。此名益智仙棗。產於海上仙山。雖不比安期火棗。食之者脫胎換骨。却能  
啓人智慧哩。說着。目光閃閃。却只管注向耿先生腰間。（絕倒）耿先生將棗  
入口。還沒辨得是何仙味。只見老道。倏的拍手道。倒也倒也。就這聲裏。耿先生  
趁跪勢。早已軟臥於地。只賸了清醒的乾眙大眼。（絕倒）便見老道笑吟  
吟的湊將來。直摸向自己腰間。却笑道。老子晦氣。今天却撞着你這酸丁。這一  
兩多碎銀。雖濟不得事。老子且去醉上兩場。也是好的。說着。將一包碎銀。揣入




已懷。向耿先生拱拱手兒。道聲有擾。竟自出洞而去。這裏耿先生料是遇了騙手。長氣之下。又是好笑。沒奈何。只得高臥石洞。直至天光大亮。方才四肢如故。能以轉動。跳起來。搜尋那石榻壁隙。還有兩個乾饅。並一包松香末兒。合一支缺嘴的吹火筒兒。於是恍悟。那夜間發亮。定是那騙子用松香火兒。鬧的玄虛。以示神異。當時耿先生。出得洞來。好不頹氣。還虧得只失掉腰間帶的散碎銀兩。方一脚踏進望仙村。早見那婦人。揉頭撒腳。正在店門前。四下亂望。一見耿先生。便吵道。你這客人。却沒有的。夜間那裏去胡撞。累得俺覺既沒困。連早豆腐都沒作。耿先生一面笑着。便入店中。向婦人一述自己被騙之故。婦人驚笑道。原來那老道。竟是個騙子。怎的人家都傳說他像個神仙呢。可見人口傳說。沒得大準頭。如此看來。便連下清宮那陶保成。也許是個假神仙哩。耿先生道。那倒不然。陶保成既能爲一觀之主。又能服得衆人。總該有些道行。（迷途未覺。寫來好笑。）不提婦人這裏。一面價收了店賬。一面送客出門。且說耿先生。





出得望仙村。一路上問途覓徑。直奔勞山。果然是名山景物。不同尋常。方入山口。早已一處處流泉怪石。一陣陣鳥語花香。遠峯疊翠。近水拖籃。便恍如置身畫圖。更兼山中村落。高下都是一色的蠟燭瓦屋。暉映於嵐光林影之中。那鷄犬鳴吠。恍似雲端飄落。偶涉高嶺。以望東海。但見煙雲瀕洞。洪濤際天。從一片海氣微茫中。望那沿海島嶼。領如點點青螺。浮於鏡面。耿先生身入名山。對此奇景。不由慙動求道之念。時方將午。已蹙過兩層嶺頭。一路上都是盤折磴道。松柏夾路。清風謾謾。加以遠近間丹楓點綴。青紅相映。燥爛如錦。那危崖峻壁。下多有土石窳洞。裏內頗有老比丘棲止。只膾肉身。就如枯腊一般。雨淋日炙。和以歷年積塵。膏色如添。其堅似鐵。以指甲叩之。雖然作金石聲。但是那比丘爪甲頭髮。都長的奇怪。其中爪甲最長的。可以繞身三兩匝。用手探向他鼻孔。却還是氣息不斷。原來這比丘道者。是修鍊將成之人。只差一層火候。或是誤入魔道。便開不得天門。出不得元神。却因他有導息之功。所以肉身不壞。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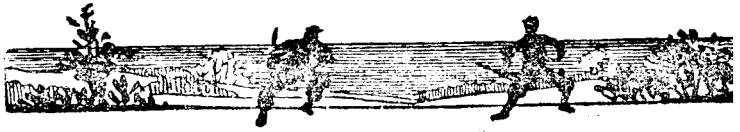


非死。不主不死。便歷劫價成了這麼一種物件。說個俗話兒。非驛非馬。簡直的成了四不相。咧。說到這裏。諸公莫笑。你瞧咱中國的世局。還不是不生不死。混沌沌。如老比邱一般麼。當時耿先生一路觀玩。盤道看處。却渡過一處小小石梁。石梁那面有一白石高坊。上刻下清仙境四字。向四外一望。但見雲峯合沓。空翠插天。脚下道路。是碧草如茵。碎石磳步。有許多亂泉。隨地湧出。却匯作一道小溪。涓涓然流向前路。爲行樹所映帶。加以歧路縱橫。那裏辨得前進路徑。耿先生見那坊額。料是去下清宮不遠。正在坊下。坐地少歇。縱觀風景的當兒。恰好從前面沿溪小徑。覓來個負戴的老頭兒。個個走着。走得一步一癩。耿先生因迎上去。拱手道。借問老丈一聲。此去下清宮。還有多遠。從那條道路前進。那老兒望望耿先生。却笑得兩眼沒縫。鬚人善笑。寫來如畫。便抹抹額汗。說出幾句話來。正是。

名山非具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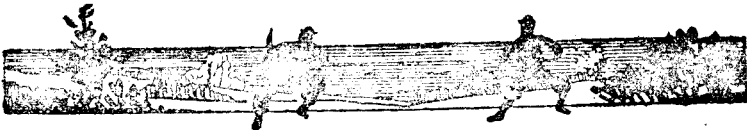
入者亦皆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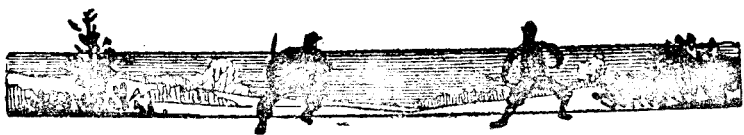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三回 聾人指路誤走霞青 挾客求仙初覘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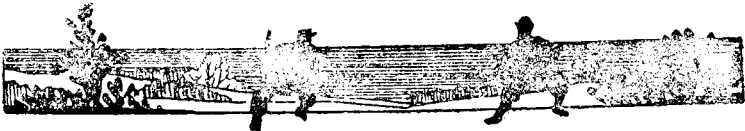
且說那老兒抹抹額汗。又摸摸自己耳朵。略伸脖兒。却笑道。客官敢是問路麼。這所在就叫亂泉溪。說着。整整所負。却歎道。人老了。真要不得。背這點物事。就鬧得腿酸腰軟。說話間。便要拔步。耿先生料他有些耳沉。因大聲道。俺問向下。濟宮去。從那裏走。那老兒傾耳。笑道。原來你是向那裏去呀。不瞞你說。我老漢有些耳朵不受使。莫怪草怪。於是回身。向沿溪道上一指道。你只沿溪走去。略爲偏東。轉過兩重岡頭。再過一片大竹林。望見一段老長的紅牆。那裏便是。說着。又笑道。客官莫非高興。去到那裏。白相麼。那所在。真個好頑。老漢少年時。曾在那宮中。當過傭工。至今想起來。還有趣得緊哩。說着。僕偃蹇去。這裏耿先生也不曉得他喚的是甚麼。便循他所指之路。一逕奔去。初行里餘地。沿得岸上。都是平沙軟草。遠近間。山鳥鉤輻。野花吐豔。甚是有趣。但是轉過一曲溪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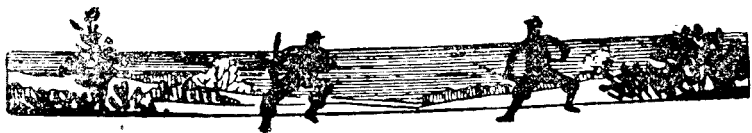
好了。只見嵌空的羊腸窄徑。直接前面一處岡頭。那岡上草樹茂密。雲氣縈迴。隱聞樵譟。並丁丁伐木之聲。出自林杓樹隙。耿先生都不管他。一逕的越過岡頭。那地勢却越走越低。有個是上如登天。下如隕谷。忽的一陣清香撲鼻。恰行至一處山窪。只見滿窪中。開遍蘭蕙。兼以藥黃野花。一處處含葩吐笑。那蘭蕙更有一叢叢生在懸峭岱壁上的。挺生倒垂。千態萬狀。耿先生左顧右盼。儼如置身衆香國哩。大悅之下。那裏還覺得疲倦。便乘興浩歌。大步前進。正在響振林木。迴音四震之間。只見身旁短坡後。有個毛茸茸的頭臉一晃。耿先生只疑是甚麼歹人。或獸類。便提了捍棒。一手按着刀柄。直奔將去。便聞坡後有人。呵呀一聲。霍的直跳起來。並一柱手中兵器。猛唱道。你是甚麼鳥人。不去走路。張我怎的。耿先生定睛看時。原來不相干。那坡後之人。却是個採野藥的。手拄藥鋤。身背藥籠。因藥苗青葱。披拂於頂背之間。乍望去。好像個毛茸頭臉。當時耿先生。知他誤會。因笑道。老哥莫怕。俺一般是行路的。請問此地何名。却這樣雅。



辭採藥人道。此名萬花谷。不但花草甚多。並且產生藥材哩。耿先生道。這所在如此雅致。莫非已是勞山高處了麼。採藥人失笑道。這勞山最高處。直上四十餘里。差不多與太山相似。這所在。只好還算是山根罷了。說着。向遠遠一處高峯一指道。你瞧。那是天樞峯。峯半腰上。似乎掛匹白練似的。名爲天池瀑。靠瀑崖不遠。便是上清宮的道觀。那方是山的最高處。人跡到那裏。便是盡頭。再要上登。只有猿鳥了。耿先生聽了。正要問他下清宮。離此多遠。恰值他火伴尋來。兩人便一路偷佯。覓向僻徑。這裏耿先生。遙望那天樞峯時。真個氣象特異。不由暗想道。怪不得道書上說。勞山天樞。是道家第十四洞天。羣真修養之地。由此看來。神仙之說。定非杳渺。不知那下清宮的陶保成。怎生光景。俺倘有仙緣。便託迹此山。豈不甚妙。想的高興。逡巡間。越過山窪。便登那層高岡。一路價攀籐附葛。好不吃力。須臾。上得岡頭。向前路望時。又是一番光景。只見峻坂斜坡。回互鉤帶。岡下不遠。果有緣海似的一片大竹林。極目望去。就有里把地遠近。



空翠浮動。從高處望去。好似波濤亂湧。耿先生欣賞之下。下得高岡。一逕的穿過竹林。却聞得水聲潺湲。鳴如佩環。仔細望時。前面却橫亘一道沙溪。上有石橋。石橋左右磯石上。却有幾個村姑田婦。都勒着脰膊。正在那裏。一面洗衣。一面笑語。這深山中。忽有女娘兒。點綴風光。倒也別有逸趣。當時耿先生。一步步。越近橋邊。望向隔橋。早見數十步外。從一帶松杉高下中。現出一段紅牆。耿先生一面徘徊。一面暗想。那負戴老者之話。果然不虛。那紅牆所在。大概便是下清宮了。正要向浣婦致問的當兒。却見一個俏俐尼姑。生得俐眉伶眼。手持一件舊衣。從橋下樹株後。悄悄遞出。水濼濼的眼兒。先向耿先生。瞟得一下。便微笑着。搖搖手兒。一面趁向一個浣婦背後。猛的一掄那衣。當頭便罩。鬧得那浣婦。呵哨一聲。一陣撕掠。百忙中。身兒一歪。往後便倒。這一來。招得衆婦格格亂笑。那浣婦掙坐起來。見是尼姑。便笑罵道。我大料着就是你這浪蹄子。你不在廟裏受用。浪張着到此作甚。那尼姑笑拋那衣道。有勞你給俺洗洗。等我廟中



喬柿子熟了。請你去吃。叫你又喬又麻。浣婦笑唾道：你快一邊犯麻勁兒去。吧。怎的你的孩子屎墊子。不把出來叫我洗呢。聽得耿先生正在好笑。便見那尼姑。瞟瞟自己。便向浣婦。紅着臉兒道：你等我撕你這張口嘴。你這樣打趣。出家人。可是罪過。卽又有人浣婦笑道：罷喲。你廟裏。那一年不接請兩踇老娘。這又算甚麼呢。那尼姑聽了。唾一口。拍身便跑。轉眼間。身影兒已近紅牆的當兒。這裏耿先生。蹙過石橋。便向衆浣婦道：借問諸位娘子。前面那紅牆所在。便是下清宮麼。衆婦聽了。登時都相視而笑。一浣婦便道：客官說的不錯。你快去頑頑吧。耿先生謝一聲。拖了桿棒。匆匆便走。偶一回頭。却見衆婦。還在望着自己。身影兒相與嘻笑。其中並有一個。用兩指作交疊之勢。耿先生也沒理會。一逕的奔向紅牆。遙望去。果然好大一座廟宇。須臾。轉向山門。抱頭望時。不由一怔。只見廟額上。大書霞青宮三字。門首有兩個小尼。正在那裏頑耍。旁邊還有個老廟傭模樣的人。擁帚掃地。那小尼等。見耿先生。蹙到。便笑吟吟跑進廟去。這裏

耿先生一面望覘廟額。一面回思那負戴老者之言。定是因耳聾打岔。却叫自己白跑到這裏。這蹣腿好不冤苦。因向那廟傭道。此去下清宮。還有多遠。可還對路麼。廟傭笑道。你赴下清宮。該從來路岡脚下。向偏西岔路。過岡作甚。如今只好捱回到岡腳邊。再向偏西。走個十來里。過得經石坪。敢好也就到了。耿先生笑道。這山中廟宇。可見是多。這霞青下清。乍聽來。通是一個名兒。廟傭道。此山廟宇。大小算起來。就有六十四處。其餘結茅恭觀。還不在其內。敢是多哩。耿先生謝了一聲。方一轉身。却聞背後嬌滴滴的喚道。施主慢去。既到這裏。怎不進廟歇息。吃杯茶呢。耿先生回望。却是方才在橋邊所見的那個尼姑。正斜倚山門。一面咬着小指兒。一面笑嘻嘻向自己招手。耿先生見了。想起那負戴老者所說真個好頑的話。並浣婦的諧語。不由心下恍然。忙忽笑道。不須不須。俺還要趕路哩。說話間。蹀出數步。却聞得尼姑向廟傭吵道。你這老廢物。通似個木頭疙疸。客人到門。就不知往裏讓。廟傭道。俺管傭工。不管拉甚麼鳥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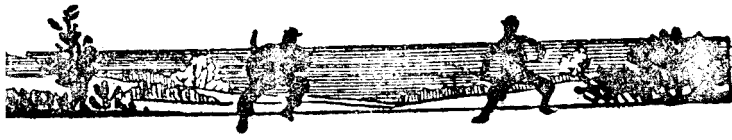
有本事。爲甚不拖住他。不提尼姑聽了。又是一陣吱喳。且說耿先生暗笑之下。只得蹺回到岡脚下。取路偏西。瞧瞧日色。業已西斜。便施展開脚步工夫。匆匆前進。喜得道徑。漸卽平坦。遠近高下。間村墟相望。又是一番光景。並且道中時有往來之人。耿先生隨路問途。到得經石坪望時。只見川平路闊。林麓映帶。道左邊。有一片數畝大的偏頗石田。都是青白板石。十分整潔。上面偏鑿着金剛經的文字。那字似篆似隸。大可經尺。寫得來好不雄厚朴茂。望向前面。里把地外。却從煙嵐合沓中。現出個很高的斗竿。耿先生對此經石。只顧了欣賞贊歎。便索性就地坐下來。一面歇息。一面細玩那字勢。真個是筆勢洞精。越看越妙。正在默然出神之間。却聞耳畔人語道。今天陶法師。這路劍法。端的不錯。把許多香客們。都看忙咧。又有人答道。那不消說。人家修仙了道的人。舞起劍來。自然也掛些仙家妙着哩。耿先生招頭望時。却是兩個老頭兒。從身旁蹺過。便起身拱手道。老丈們。敢是從下清宮來麼。那下清離此。沒有多遠呢。兩老者將耿



先生略一打量，便笑道：「足下敢是遠來進香的麼？今天正是香期，只是這時光天色已晚，恐怕陶法師也安歇息，不能接待了。好在那觀左右許多的小戶山家，都掛着寓住香客，足下不如尋宿一宵，明日請早進香爲妙。」說着，向前面斗竿一指，道：「只那裏便是下清宮。及至足下趕到那裏，怕不要關廟門麼？」說罷，拱手自去。這裏耿先生望望天光，業已日色啣山，返照得遠近峯頭，青紫相間，好一片暮山景色。於是匆匆拔步，又自好笑，看字入魔，里把地，須臾便到。離下清宮數步遠，東西相向，價有兩座白石高坊。坊下都是芊芊細草，平沙坦徑。縱目望去，果有許多的小戶山家，圍坊而居。一處處碎石短牆，趁着權籬茅舍，倒也別有逸趣。那東西兩坊上，外刻着園苑名都，蓬萊仙境，八個大字。趁着那觀前數丈長的斗竿，刻着盤螭舞鳳的一座影壁，真是著名琳宮，不同尋常。當時耿先生恐關了觀門，慌張張步入石坊。恰價坊內有許多香客男女，紛紛散出觀門前。又有一隊青年婦女，嘻嘻哈哈，從內擁出。雖都是村婦打扮，倒也光頭淨



臉。妖妖嬌嬌。最後面。還有個二十多歲的小媳婦子。生得一張鵝蛋臉兒。白白  
緻緻。兩汪子溜波眼。一捻子水蛇腰。一路價扭頭折項。方扭出廟門。笑嘻嘻略  
整衣襟。却有個小道士。從後跑來。就他後衣襟上。拉了一把。却低笑道。今晚  
不要忘了。你只備酒就是。其餘的。俺師（句）那媳婦忙一使眼色。道。小猴兒。  
只管蠅螯怎的。俺怕不曉得。那小道士。吐舌一笑。回身跑入之間。這裏衆婦女。  
却都瞧着那媳婦子。一陣價亂作嘴臉。便唵一聲。一羣慌糊蝶似的。直擁向耿  
先生跟前。這裏耿先生。連忙讓路。早聽得觀內。暮鐘敲起。並遠林中。一陣歸鴉。  
啞啞亂叫。那蒼然暮色。早已四面從圍攏了來。慌得耿先生。從那羣婦女叢中。  
一晃膊。方邁出兩步。却聞觀門內。一陣價哈哈大笑。便有個長大道士。大捋步。  
從裏面送出兩個客人。賓主拱手客氣之間。耿先生望得分明。只見那道士。七  
尺以上身裁。二十四五年紀。生得面如傅粉。唇似塗朱。兩道斜眺劍眉。一雙流  
動鵝眼。顧盼之間。頗有精神。只是目光如醉。行步欹斜。但餘酒肉之氣。不見飄



第九十三回

雙人指路誤去靈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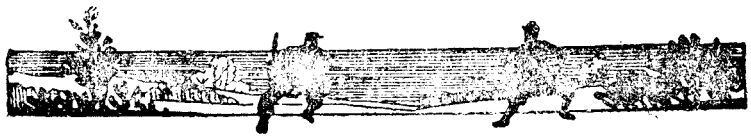
俠客來仙初說陶道

一〇

然之致。望向他眉攢間。更有個血點紅的朱志耿先生。想起店婆之語。料這道士。便是陶保成。正在略爲駐走。仔細端相的當兒。只見陶道士向兩客道。二位。明天早來閒談吧。今天香期上。却多有慢待。說罷。大刺刺的。轉身入觀。這裏耿先生。忙緊行兩步。越過兩客。方一脚踏近觀門。但聽礮的一聲。抬頭望時。不由呆呆的。怔在那裏。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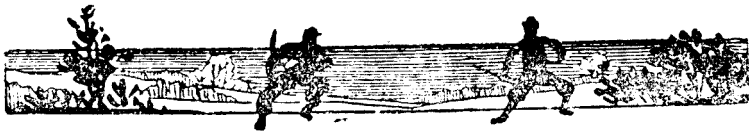
奔馳來遠客。咫尺阻仙肩。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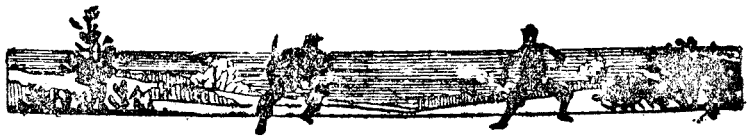


第九十四回 穴土壁詫覘歡喜相 訪羽士再走上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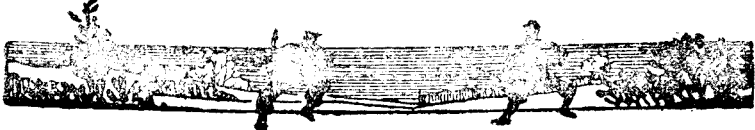
且說耿先生。方到觀門。只見礮一聲。觀門恰閉。欲待前叩。又因日色將暮。自己灰朴朴的一身行塵。便這等的去謁仙長。叩求道要。也委實的不像模樣。正在觀門石獅前。略靠身兒。仰觀觀額。少作躊躇之間。只聽背後。嗤的一笑道。你老不用呆望。觀中規矩。門關了。就不開的。因為怕小道士們。夜間出來亂鑽。俺那裏牀鋪飯食。再好不過。又有家出的大饅頭。鼓蓬蓬。白馥馥。開花裂縫。且是中吃。你老住過一霄。就曉得咧。不要耽擱。快隨我去歇困吧。說着。一支綿軟軟手兒。從後抄來。拉住自己的手。就要拔步。耿先生忙望時。却是個中年的伶俐村婆。一支手還捏着搓而未成的麻線。耿先生料得是掛寓客的山家婦女。正要問他住在那裏。只見一個老太婆。從石外坊跑來。道。客官不要聽他胡說。八道他那裏。狗窩似的牀鋪。吃甚麼。沒甚麼。若要吃饅頭。還須割下他那張口來。俺



那裏一切都備。不用說別的。還有兩個白胖大了頭。伺候客人。你不甚麼花錢。不圖受用呢。說着。跑過來。就要來拉耿先生的桿棒。不提防那村婆一伸腿兒。登時將他絆了個仰巴。却罵道。你這老貨。好不害羞。凡事有個先來後到。你爲甚來趁俺的客人。你的了頭。白胖不白胖。干客人鳥事。難道客人把他吞入肚。便解餓麼。說着。拖了耿先生。匆匆便走。却還聽得那老太婆在後面只管亂吵。道。你不用鬧這狐媚子樣的。你有本事。將陶法師拉到家去。俺才服你哩。耿先生聽了。以爲是村婦相話的。褻語。也沒在意。須臾。由西面坊外石。轉向觀後。只見一帶山家。約有數十戶。錯落雜處。其中有處黃茅草房兒。那村婦便奔將去。耿先生跟在他後面。方在門首。彎下身。提提鞋子。只見隔壁一家兒。門兒一。啓。有個媳婦子。探頭張望。耿先生眼快。認得是方才門前那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因匆忙之下。不暇細望。跟那村婦人得院內。只見小小院宇。頗爲整潔。那寓客之室。便是廂房。人去一瞧。裏面却是黃泥土墼。附在葦薄上。便算墻壁。用



手叩叩，其聲空空然。村婆忙攔道：「不要亂叩，那面便是鄰家的住室哩。」耿先生笑道：「你這裏如何用這等牆壁？」村婆道：「山中磚瓦都是難的。」二來，這是觀中的房產。他賃給俺們，那肯修理堅牢。說話間，掌上燈燭，村婆自去忙碇湯飯，却先送進一壺苦茶。耿先生斟出一嘗，水既半溫不冷，茶味復澀如草葉，但因奔馳口燥，也便登時吃了大半壺，却微覺肚內輾轉作響。當時耿先生安置好包裹等件，正在就榻歇息，只見村婆忽扎括得光頭淨臉，髻子上還插一朵野花兒，先掇進一支浴盆，內有浴布，然後提熱桶水，傾入盆中，便笑道：「客官且請乾淨身上。」少時湯飯就到。耿先生忙道：「有勞有勞，怎還勞動大嫂。」如此設備，村婆笑道：「俺這裏待客都是如此，不像他們客店中冷淡客人。」說着，丟眼一笑，便去掃榻。隨手將耿先生的包裹臥具，移向榻頭，又端相着榻腳邊，笑了笑，方才匆匆去。這裏耿先生也沒在意，便虛掩房門，解衣就浴，却聞得隔壁室內也有洗浴之聲，並聞有婦人嚙唸道：「俺溫酒作飯，都已一樁樁擺在客室內，可恨小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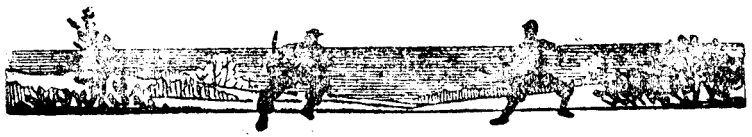
兒。這當兒。還不送殺饌來。說話間。便聞隔院有人叩門。婦人便應道。你自己還置客室內吧。俺這會子。沒空去擺佈。耿先生傾耳聽時。却已洗浴聲靜。從那葦壁縫中。透過一些燈光來。取先生浴罷。一面穿衣。一面慙向那壁縫。向那面張時。只見室內。几榻整潔。衾稠羅列。奩具等物。象個內室模樣。案上是紅燭高燒。茗具齊整。榻頭枕畔。更生一雙尖生生軟底困鞋子。置在那裏。正這當兒。却聞門外村婆。脚步響動。耿先生忙慙就案頭。那村婆已端定湯飯。笑嘻嘻推門而入。當卽就案上。擺下湯飯。一面價掇出浴盆。却笑道。客官且自用飯。俺也趁空兒。洗個澡兒。不提村婆。自去忙碌。少時便來撤過飯具器皿。自就正室中。暫且歇困。且說耿先生。飯罷之後。少爲歇坐。又思量回明口去謁真仙之事。聽聽村柝。已交二記。方要登榻安歇。忽覺肚內。一陣絞痛發脹。並且碌碌山響。大有瀉肚之勢。耿先生暗道。不好。這定是吃溫涼苦茶太多之故。忙從包裹中。取了粗紙。卷出廂房。只見大門已閉。只正室中。微有燈光。百忙中。又沒得廁所。想要問





那村婆時。無奈那位史大哥。急欲出頭。不容斯文。當時耿先生。不暇耽延。便從大門旁短牆上。一躍而出。緊行數步。蹲向一株大樹旁叢草中。喋啞一聲。餘歷滴滴。正在十分爽快。霍的瞥見一條黑影兒。突突。快如飛鳥。直從身旁刷過。那脚步好不伶俐。還沒轉眼間。那黑影兒。竟自躍上隔院墻頭。飄然翻落墻內。張得耿先生十分詫異。一面用罷粗紙結束站起。一面怙悛道。這不消說。一定是個甚麼夜行人。夤夜入人家。大概是非奸即盜。若是俺往年性兒。定要去張個仔細。如今俺準備求道。還管人閒賬作甚。沉吟間。仍由大門短牆邊。跳入院中。蹇入廂房。倒頭便睡。却聽得隔院靜悄悄的。須臾。却隱聞杯筯響動。並男女笑語之聲。出自隔院客室。耿先生不由暗笑道。聽此光景。那夜行人。定是個走邪道的朋友。這會子。合那媳婦子。飲酒取樂哩。怪不得那媳婦。眉目間有些騷俏。不消說。也是個濫污貨。沈吟間。心下糲糊。也便睡去。只是朦朧中。還聞得隔院。嘻笑不絕。少時。脚步窸窣。似有男女兩人。蹇入葦壁那邊室內。一面吃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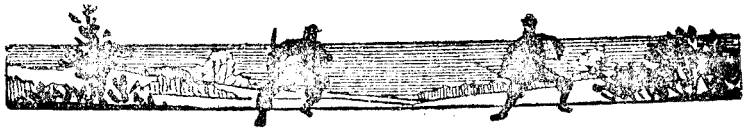
笑。一面刷刷的掃起榻來。耿先生奔馳勞頓。又搭着瀉肚神疲。逡巡之間。却已一夢沈酣。不覺栩栩然恍如身到下清宮中。玩不盡的瑤草琪花。走不盡的松軒鶴徑。又恍惚望見陶保成。羽衣星冠。軒軒霞舉。端坐在法壇上。真有些神仙氣象。喜得耿先生。奔向壇下。正要叩求道要的當兒。却聞耳朵邊。嬌滴滴一聲呵哨。聞得耿先生。又仿佛是方纔肚脹的光景。急欲出房門。却馬馬虎虎。摸不着門兒。但聞葦壁那邊。儘力子牀搖帳動。咯咯吱吱。那男女嘻笑喘息之聲。更是緊過一陣。又慢一陣。須臾。一片春色。越法奇妙。終至於掀騰鼓宕。只覺那薄薄葦壁。竟自岌岌欲倒起來。鬧得耿先生。摸頭不著。百忙中。肚脹欲穿。爲勢已急。於是不管好歹。恍惚中。摸着房門。儘力子。一腳踏去。急睜眼時。那裏爲甚麼房門。自己却好端端臥在榻上。惟有那一片春聲。不但恍如夢境。並且吃緊的一陣陣。送倒耳根。寫得迷離恹恹。絕妙境界。而極褻事。乃化雲煙。奇妙之至。又壁聞得那邊婦道人。顫顫的吧。快着壁。淺窄痞戶的。只管歪纏。偷被人家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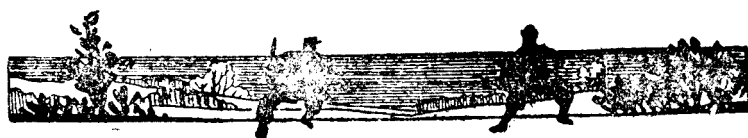
去。甚麼意思呢。這一來。鬧得耿先生。竟耐不得。忙下榻。就壁縫張去。不由連忙掩口。把自己熱刺刺一番求道之念。頃刻間。雪消冰解。暗想道。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豈有神仙中人。還如此縱情色慾。我看這廝。如此行爲。又會夜行功夫。巧咧。還不像甚麼善類。看官你道怎的。原來隔壁那室內。却是陶保成。正合那媳婦子。光溜溜的翻雲覆雨哩。當時耿先生。急離壁下。嗒然坐向榻頭。面向葦壁。只顧發怔。一時閒心展轉。暗想自己。求道既不成功。將來託膚何所。沉思既靜。恍如木鷄。良久良久。神志少定。再聽隔壁時。已自靜悄。料得兩人都去。正要趁安靜當兒。再續殘夢。只聽村婆在門外笑道。這是怎麼說呢。俺在牀上。略歇一會。便睡着咧。却叫客官等到這會子。如今快着吧。俺總叫你爽利。就是說着。赤條條含笑。入。不容分說。直撲向耿先生懷中。用一手摟住脖兒。還一支手。便要探向胯下。奇峯又起。詭幻之至。這一來。耿先生大駭。忙擺脫開。猛的躲向榻裏。驚問道。店大嫂。這是怎的。那村婆見了。就如沒事人一般。反索性一骨碌。



鑽入耿先生被子裏。伸出白生生一支腿兒。用脚尖點着耿先生膝蓋。道。客官不要扯臉子。俺因貪睡誤了你一霎兒。你便值得這等嘴臉。如今由你找補。就是（愈轉愈吵）耿先生越法詫異得怔住。恍惚中。又疑入夢。那村婆見他發怔。因笑道。難道你真個不知麼。俺這一帶山家待客都是如此。因爲山中沒得甚麼生活。住家兒便掛着這生意哩。耿先生忙道。這事兒我來不及。你大嫂快些去。吧。村婆道。不成功。俺們得一份客人錢。還須交觀中一半兒。沒得這錢。怎生交代。耿先生曠了。直詫異得沒人腳處。及至向村婆問明緣故。方知這些山家都是賃居的觀中的房子。那陶保成。除任意縱淫之外。還徵取他們一半兒夜合之費哩。耿先生聽了。越法料得道陶保成。決非善類。便問村婆道。原來如此。如今咱只規矩歇臥。俺與你一份宿錢。就是說着。便利衣臥。攏了村婆。不由只顧自笑起來。那店婆問知耿先生求道之意。便笑道。俺這裏傳聞着。只有上清宮葛道士。有些道法。那道士名叫致虛。年已七旬。還修養得壯漢一般。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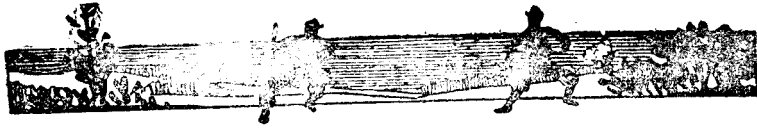


裏却沒得神仙不提。村婆說話間，困倦上來，偃了耿先生，即便睡去。且說耿先生次日裏，也無心去遊下清宮，給過店貲，別了村婆，一路價探問名勝，各處浮沉。雖不見真人真仙，倒見些真山真水，轉眼間已是月餘。所帶銀兩早已罄盡，只得一路賣字，漫遊將去。雖不至衣裳藍縷，却也掛幾分寒酸意態。左右是沒得落着，只好去訪訪那葛道士，或者他真通道法，也未可知。於是一路問途，直奔那天樞峯行去。這天樞峯是勞山最高的主峯，左有白象澗，右有青獅崖，其餘衆峯，遠近環拱，如旌各旆，千態萬狀，加以煙雲變幻，海氣遙連，登高遠望，真個是氣象萬千。耿先生一路流連，觀之不盡，雖是心目豁然，但因中有顛沛之感，外有攀涉之勞，加以金盡囊空，食宿無時，只兼旬勞頓之間，早已鬧得形容憔悴，偌大包裏，已如狗腰粗細，因爲沿途賣字，只得寫就幾幅白紙對聯，束在包裏上。耿先生貌本清癯，這一來，更顯得拱肩縮背，酸氣冲天。乍望去，居然是遊學酸子咧。這日耿先生行近天樞，抬頭一望，不由且驚且喜，只見石壁千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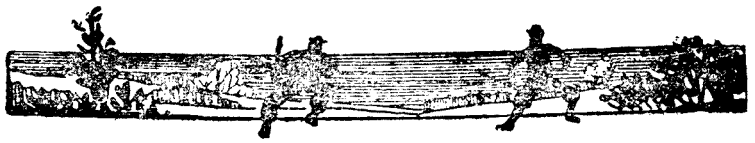
清空悄拔。那石氣香如積鐵。望之可佈。從草樹合沓中。孤懸一線鳥道。正是高崖虎踞。迎人面。棧道蛇盤。怯馬蹄。那一番險峻光景。又非他處可比。當時耿先生。賈勇行去。竟上那盤紆窄徑。須臾。愈轉愈高。那四外山勢。一處處縈青繚白。也便豁然在目。經過雲谷寺。芬陀庵。回馬坡。斷梁澗等處。就山家乞食少許。又復起行。中經一處。名爲落雁峽。鐵壁峭峙。勢如斧劈。便似石門一般。那壁上更多生短松丹楓之類。趨着那不知名山花野草。生滿石隙。山風吹過。另有一種草木奇馨。播人鼻息。耿先生一面瞻矚。一面喝彩。正慄慄然涉過石峽。蒼茫四望的當兒。只見山風暴起。樹葉亂飛。那西南半壁。儼似湧起一片烏雲。遮天蓋日。價直刷過來。耿先生方在怔望。却聞頭頂上有人喊道。喂。你這人好大胆。還不快伏向深草內。出鷗來喇。沒的被他張見。把你去當點心。耿先生大駭之下。顧不得上望來人。方側身伏入草內。早見眼前一黑。訇然一聲。却有個斗大的石塊。落在面前。忙從草內上望時。早見那片烏雲。刷向偕東。一時閒山鳥驚噪。

良久方定。耿先生逡巡暫出。却見從高坡林影中。轉半個戴笠瞧人。手中緊握樵斧。面上亦有驚悸之狀。望着耿先生。笑道：「好了好了。山雕既過。便沒得險危。」咧。於是耿先生迎將上去。謝過指告之意。便相與歇坐下來。耿先生道：「這山雕便這等凶實。」樵人道：「這還不算兇。就是夏秋間。遇着雕鬥。纔是怕人。兩下裏鼓起大風。真個飛砂走石。隨便抓起整大石塊。便如拋球。所以勞山中。蛇虎雖多。却不傷人。惟有山鵬。這傢伙。着實可怕。他有時高興。還合海中的鯨魚去鬥。魚是鼓浪。雕是使風。那海船遇着。休想得全。」耿先生道：「這事也是異樣。蛇虎毒物。倒不傷人。樵人道：「這山中蛇虎起初時。何嘗不傷人。皆因老年間。便是這天樞峯頂。有一結茅老僧。法名濟化禪師。這和尚道高德重。能以馴伏蛇虎。有時午夜梵誦。虎都去聽經。因此此山蛇虎。異於他處。」耿先生聽了。心中一動。因道：「你可曉得這上清宮中的葛道士。有些道德麼？」樵人道：「俺不曉得他有甚道法。俺只聽得他觀中關綽得很來往的。都是大官大位。並富戶施主人等。人都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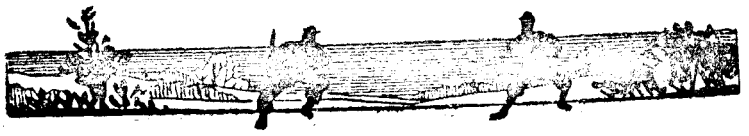
葛老爺哩。（絕倒）你老兄打聽他作甚。耿先生隨口道：俺聽說他有些道法。想到他道中規規樵人大笑跼起道：老哥莫怪。依我說：你不夫也罷。像你這般模樣。他怕不把你喝叱出來。耿先生聽了。甚是躊躇。眼看著樵人身影。徐行渡峽。自己也便拔步前進。轉過一帶山環。忽的柳暗花明。豁然開朗。山田高下。村墟相望。脚下是狼寬平的青石磴道。兩旁交蔭松竹。極目望去。直接前面一處高大石坊。那側首峭壁上。鑿着經丈的大字。是味虛谷三字。一路上流泉怪石。並黃獨藥苗之類。觸目皆是。耿先生身入佳徑。胸次豁然。不由暗想道：如此佳地。真個便沒得真仙麼。不要管他。且到上清宮。瞧個究竟。難道那葛道便如樵人所語。掛一身烟火氣麼。悵悵間。已近上清。招頭望時。不由將求道之念。又冷了一半。只見石坊上。大書鳴騶入谷四字。上款是致虛道長囑題。下款是登萊道的全副官銜。白賜進士出身。直至登萊青兵備道。老長的一串細字。距石坊百餘步外。早現出一片玲瓏道觀。繞垣逶迤。隨山勢爲曲折。隱望見裏面樓閣。





參差亭軒高下。便如蜃氣吹成一般。再望到觀右高崖上。果有一道瀑布。水簾似的。直瀉入崖下一道深澗中。方才雷鳴而逝。那崖下石壁上。却鑿着天地兩字。這時耿先生左顧右盼。一面流覽前進。且喜上清宮已在面前。一方面暗想道。怪不得那樵人說。葛道應酬仕宦。你瞧這鳴騶入谷四字。真個有辱名山。正是合那張蓋遊山。松下喝道。一樣俗氣哩。怙愎。問來至上清宮觀前。只見那番峻麗氣象。又與下清宮不同。耿先生一面覘望。一面將包裹置在地下。倚了桿棒。方背着觀門。揮拂身上行塵。只聽背後有人喝道。你這窮花子。快躲開。少時觀主就要送客出來。沒的張見你。惹他喝叱我們。耿先生回頭望時。却是兩個油頭滑面的壯年道士。瞪着大眼。直搶過來。耿先生愕然之下。不覺長氣。便道。俺並非乞討之人。遠道至此。正要謁見你們觀主。便煩引進。則個。後一個道士聽了。只顧拍掌亂笑。前一個。蹙進兩步。却傾耳道。你說甚麼。耿先生只得忍氣。又說一遍。不提防那道士。一口齷唾。托的吐在耿先生臉上。便手剗眼睛。指定

耿先生道。你這廝。敢是作夢。憑你這腦袋。楞要來見俺觀主。沒別的。你還須趕緊去再世投胎。搭着俺觀主的神仙高壽。你能見着。也未可知。俺座主。連那大官大府。還懶怠理他。希罕你這窮鳥。依我說。你趁早去趕個莊戶門兒。是正經耿先生聽了。一面抹唾。正在氣怔。後面那道士搶過來。一推前道。你老是這麼沫沫漬了。有這些話合他說。他不去好辦。你瞧我的說着。一足起處。將那包裹合棒。踢得老遠。霍的一翻手腕。便向耿先生抓來。耿先生連忙閃開。大怒之下。正要老拳回敬。只見觀門前。一陣傳呼。從觀裏牽出一匹高頭大馬。後跟兩人。便就觀前。相與揖別。這時。那兩個道士。早逼定鬼似站向一旁。耿先生捻着拳頭。望那兩人時。一個紳士模樣。衣冠闊綽。那一個。却是個鬚髮皓然的老道士。油晃晃的皺皮老臉。推滿酒肉之氣。一面瞧那紳士上馬。蹙去。一面喝那兩道道。你們也特煞沒分曉。這等遊學的人們。攆他去掉。就是沒的在此廝鬧。如今裏面酒筵方罷。還不快來收拾。說着。冷笑着望了耿先生一眼。竟合那兩



道廡趁哲入。這裏耿先生。呆望觀門。正沒作理會處。只聽身旁。有人笑道。你這先生。在此作甚。他觀中。着不得窮人。且隨老漢來歇息吧。耿先生循聲望去。便見斜陽影裏。蹇來一人。正是。

神仙不可接。野老作居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穴土壁詫靛歡喜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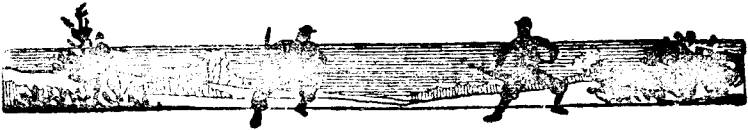
訪羽士再走上清宮

一六



第九十五回 解重圍朋友聯歡 聚學塾師弟話別

且說耿先生見那老道士料是葛致虛又聽他如此言語正在又是氣怔又是自笑此行又誤聽得身旁人語忙望時却從斜陽影裏瞥來個荷鋤老農當時耿先生連忙迎上拱手道多承老丈好意只是打攪不便老農笑道山中沒得店道且隨老漢去歇住就是說着匆匆前導後面耿先生拾起包裹桿棒一逕跟去須臾來至觀左一帶老農引耿先生入一處草舍中即便整備湯飯殷勤相待賓主談話之下老農詢知耿先生來此之故便大笑道老漢世居山中從來沒聽說有甚麼神仙皆因此山名勝一來是大家附會二來文人遊山必耍作甚麼詩句誇張你想文人那支筆分明一個拉圾堆就可以點綴成閬苑瀛洲你先生真來尋甚麼仙求甚麼道豈非笑話便是這葛致虛合陶保成兩個都是酒色財氣的老道葛道年老不過趨慕勢利撕纏俗務還不離譜兒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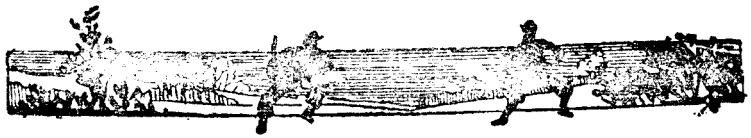
於那陶保成。精嫻槍棒。狠交接些不三不四的人。更不知是甚麼路數哩。耿先生聽了。不由嗒然氣盡。這才放下了求道的妄念。次日。便將出兩付對聯。謝別了老農。又在山中沉浮累日。從此便流落江湖。只以遊學隨緣。且度後來展轉至平谷紅蓼窪地面。得遇方老太太。便就方宅設起帳來。以上所述。便是耿先生以往來歷。哈哈。這段倒插筆。委實不短。咱們只顧閒磕牙。却不道那金塘堤下。還有若干人。塑在那裏。差不多腿子都站直。快些來發放他們爲是。且說當時兩陣下。耿先生合劉東山。突然相遇。兩人更顧不得互詢別後的情形。只顧了把臂歡笑。這一來。鬧得王原。纏其王老一。並在場人衆。都各怔住。詫異之下。忘其所以。便唵一聲。都覓來。登時將耿劉兩人。圍了個風雨不透。其中更以王老一爲驚詫不過。因爲自己這場打降。全仗劉東山。夾撐脊骨。忽見他合耿先生。歡然把臂。一時竟鬧的沒了主意。當時劉東山。拋了着耿先生。左顧王原。纏其。右望王老一。便哈哈大笑道。今天俺不但巧遇故人。又是天遣俺來。與你們



兩家解圍。一來你們同是鄰鄉。意氣嫌隙。宜解不宜結。二來你們兩家都是俺的朋友。咱們因友及友。直然都是一家人。因向耿先生道。耿兄。你担保那邊。俺担保這邊。咱二人與他遇過這場是非。且大家廣見。同吃個和事酒兒如何。耿先生鼓掌道。正該如此。王原聽了。心下大悅。便搶說道。既如此。俺今天便僭作主人。且請王兄（老一）合這位兄台（指東山）到敝村款談。大家聽了。都各歡笑。那金塘堤一片殺氣騰騰。頃刻化作一團和氣。王老一這時見自己邀來的一支勁胳膊。業已暗含着胳膊肘往外扭咧。他是個積年的光棍。那肯瞧不開事體。我栽跟頭。於是也便趁勢笑道。今日此舉。端的怨俺行事冒昧。要說吃酒。還該俺作（句）一個東字沒出口。早被東山拖過道。王兄不必客氣。俺久擾你的酒。吃得有些口酸。今日也該擾擾這位王兄（指王原）換換脾胃。咧。沒的王兄。你就不作成我。大家見了。竟在都笑。那耿先生也將王原撮過來。於是老一王原彼此唱個無禮大喏。這一來。招得兩陣之衆。歡笑如雷。於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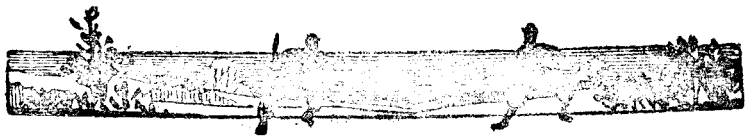
原繩其。並王老一。各分附兩會之衆。分頭價先行退去。自合耿先生。蹺登金墉堤。一面彼此叙談。一面瞧着兩會之衆。紛紛然捲甲束戈。蹺出老遠。四人方纔漫步價。蹺回掛月村。便就那法興寺中。大排筵宴。款待那王老一。並東山。不提王老一。酒罷之後。知劉東山必合耿先生盤桓幾日。便拱手謝擾。自行蹺去。從此倒合王原結了一個交兒。且說劉東山。寓在法興寺中。連自價合耿先生銜杯道故。既詢明耿先生由家出亡後的情形。便笑道。如今耿兄。可以安然回鄉了。自你出亡之後。沒過得兩月。惡奴瞎尹。忽的生了個斫頭瘡。那瘡初起。只是繞脖子的小熱癩子。後來越來越兇。生生將頭爛掉。便如刀斬一般。他病中嘶喚。便如鬼噪。又恍惚見許多鬼物。攫拏索命。這還不奇。最奇的是賀官兒。因一時氣憤。打煞瑞蓮。恨那金榮安。不過當時由押所提出。杖責了個死去活來。即時驅逐出境。不想金榮安。懷恨之下。只管在鄰縣地面。逗留不去。並且將他合瑞蓮的醜事。倒處張揚。且牽及賀官的其餘姬妾。其中有一妾。竟在懷孕。榮安便





指爲自己的骨血。那賀官聞知風聲。氣得發昏。正想設法。料理榮安。那知又過得數月。一日正在講請賓客。忽傳進一封書信。信面上恭敬敬寫着老爺安稟。並沐恩家人金榮安的字樣。賀官以爲金榮安窮困無歸。還想來吃舊鍋粥。這一定是請安懇恩的稟帖。當時他啓封一瞧。趕忙要遮掩時。業已不及。於是衆賓客都匿笑而散。原來那信是金榮安合他索娶親生骨血的信。並言某妾怎的合他偷期。某妾怎的在旁知狀。說了個褻穢不堪。說賀官兒。當時那一氣。豈同小可。但是他却不動聲色。料得榮安還在左近逗留。便分頭價多差心。腹上前去踏探。一日探得金榮安在距城十餘里遠近一個賭博場中落腳。這時有二更光景。淡月朦朧。賀官恨甚。不待天明。又怕差人去。或漏風聲。走了榮安。便喝備馬。只帶了兩個心腹健僕。大披步趨出衙來。直踏到大堂外。正要上馬。却聞那兩列站籠內的犯人。呻吟有聲。又突的從堂外捲起一陣冷風。驚得那馬。嘶嘶亂叫。一個劣蹶險些將賀官閃跌。當時賀官頗頗心下恍惚。但是氣

極之下。也不理會。仍然的合僕人各自上馬。潑刷刺撒將開去。這時賀官一馬當先。趁着那冲天怒氣。方蹇離城四五里地。行經一片亂墳義地之前。耿兄這所在。你是曉得的。名爲萬人坑。凡官中刑人埋尸。都在那裏。耿先生點點頭兒。東山道。當時賀官馬勢跑發。距那亂墳。還有百十步。忽見從墳那邊。飄飄忽忽。迎來一碗碧熒熒火亮的提燈。（筆下陰森便有鬼氣）只認是賀官又有夜探。來報甚麼消息。正在力勒馬勢。那馬雙耳一聳。打一旋兒之間。說是遲。那時快。陡見那碗燈。忽的熄滅。便有一股尖風。突的撲向馬首。那賀官一個寒噤。還未及語。那馬却長嘶一聲。擺向岔道。便如騰雲霧駕般。直奔將去。慌得後面兩僕。催馬便趕。沒得百餘步。却遙聞賀官慘號一聲。以後便聲息不聞。那兩僕深夜中。沒法去尋。只得撞入左近村中。喚到地保等人。打起燈籠火燎。由兩僕引路。約摸着向岔道尋去。鬧得沿村裏。人喊狗叫。大家火襍襍。跑得十來里。至一片高林邊。發聲喊。不知高低。耿兄。你說這天報之事。真是不虛。原來賀官兒已




被那馬拖殺在地。一支脚掛在鐙裏。突自未落頭臉粉碎。腦漿並流。竟自應了。他到任時。自誓言語。弄得腦塗地咧。耿先生聽了。稱快之下。又是慨然太息。因復詢起家中光景。並棲霞地面上的情形。東山道。曹府都安。自兄出亡後。但是俺在家時。便時時去望候老嫂。至於地面上。近兩年。却頗頗不靖。路劫常有。但是五峯山中。便藏匿着一夥歹人。時常出沒。但是還不敢公然打村劫舍。聽說那賊頭兒。叫甚麼賽韋陀何金福。是個鹽梟出身。善使兩條渾鍬杆。手底下還有兩下兒。都因歷任官府。懦弱不堪。縱起他們。俺因不常在家。也沒大理會這些事。耿先處歎道。你看俺出亡幾年。故鄉又是一番光景。古人說得好。青年作伴好還鄉。橫豎劉兄在外漫遊。也沒甚麼準着落。遲數日。咱一同還鄉何如。東山笑道。不瞞耿兄說。俺近兩年。因手頭拮据。業已坐吃不得。守在家裏。終是沒得生發。故此漫遊。尋些機遇。如此後終不遇時。再回鄉未晚。好在俺在北京。並京東一帶。頗有朋友。萬一得有機遇。也未可知。遲兩日。俺卽別過耿兄。由王老

一處。仍回北京哩。耿先生聽了。也便不再勸。這時繩其。王原。連日置酒。款洽東山。連王。建中也。哲來陪客。東山見建中。繩其。一個是恂恂故雅。一個是烈烈英風。不由心下。好生欽慕。合繩其談起武功來。更是投機。不由向耿先生笑道。耿兄。此次出亡作客。倒也不虛此行。你這兩位高弟。怕不是人中鸞鳳麼。耿兄莫怪我說。我看繩其兄。筋骨勁越。天質之美。非人所及。將來造詣所至。怕不青出於籃麼。耿先生大笑道。何必將來。便是而今。俺這識途老馬。業已窮於技倆了。大家聽了。都各歡笑。繩其也喜。東山仗爽。酒落。又聞知東山要去。一日便置酒本宅學塾中。並邀同建中。世祿。耿先生。與東山飲餞。大家酒至半酣。談笑甚麼。請一回文事。論一回武功。又有世祿。愣頭愣腦。趁空兒便硬插一嘴。招得大家正在俯仰絕倒。只見一個僕婦。慌慌張張的跑來。向繩其道。大官官快瞧瞧去。吧。老太太那會子。還好端端的。忽的打了個呵欠。說話便顛三倒四。似乎撞磕了一般哩。（俗謂邪物迷附。曰撞磕。）繩其聽了。拔脚便跑。世祿也跳起來道。



又有這等事。因向耿先生道。先生咱也瞧瞧去。莫非又是那年迷附僕婦的那個甚麼仙姑麼。說着。拉了耿先生。隨後跟去。這裏建中。便向劉東山。一面勸酒。一面說起往年僕婦着迷之事。東山道。深宅老院中。狐黃邪物。往往有的。但是這種邪物。也是乘人衰氣。便出來作鬧。凡氣充神旺的人。他便不敢相近。莫非這位老太太。有些衰病麼。建中道。正是哩。他老人家。本來壯實。皆因今年地震時。吃了一場大驚。又因水患煩心。從此便心虛氣弱。又搭着年歲已高。所以時鬧啾啾。固爲方母病沒伏脈。實係略逗寶鏡制邪。已微映下文李酒鬧邪法之節目矣。正說着。只見世祿。腦跳而入。向建中拍手道。你說這事怪麼。又是那面古鏡成功。於是匆匆一說所見。原來繩其等。跑入內院。只見衆僕婦。亂闖闖的方圍了方老太太。就廊下坐地。那方老太太。微合兩眼。靠柱而坐。距他不遠。還有個噴水壺。丟在那裏。似見他喃喃自語道。那年時。俺一個閨女家。吃你們這個也來嚇。那個也來吵。你們一向人旺運旺。俺沒奈何。如今俺可怕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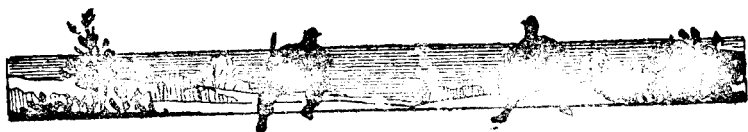
誰了。便是老太太。你也不對。你各處裏亂澆花。俺也不惱。怎單趁俺出門時。便劈頭一下子呢說着。搖搖頭。只管微笑。但是面上顏色十分尪白。當時繩其駭詫之下。料是那年迷僕婦的邪物。向僕婦等問知緣故。方知方老太太從佛堂內拜佛之後。因見院前後許多盆花。有些乾枯。上年歲的老人家。單有個逞強的性兒。便自取噴壺。逐處去澆。偏那正房後身。靠陽溝。溝破碎的所在。有兩盆大木樨。方老太太巴巴的爬山越嶺。前去澆灌。及至暫回正房廊下。忽的一個呵欠。腿子一軟。噴壺丟去。便靠坐在廊柱之下。亂道起來哩。當時繩其聽了。更不答話。一逕的奔入正房。想取那面乾元寶鏡。却聞方老太太連說道。我去我去。接着便聞衆僕婦。都稱奇怪。繩其取鏡。取出時。却見方老太太業已平復如故。見大家圍定自己。却笑道。俺方才性惚吃了一跌。不打緊的。你大家不必驚惶。世祿瞧至此。却先遁出哩。當時東山先既問建中說古鏡避邪之異。今又聽世祿說古鏡成功。便笑道。如此寶鏡。倒是異物。少時俺定當借觀。開開眼界。世



祿道。那還不現成麼。等我去取來。說着。從祈跑去。剛一出塾門。却幾乎合耿先生撞個滿懷。這裏耿先生含笑就座。建中便道。老太太既欠安和。俺也瞧瞧去。耿先生握手的。你不必去咧。少時。繩其就來。如今他老人家業已安臥養神。倒不必驚動。東山便道。俺方才聽建中兄說那古鏡之異。倒是件異物。耿先生道。正是哩。正說着。只聽世祿在門外笑道。甚麼寶貝。你便這等仔細。難道俺的手便污了他不成。東山忙望時。只見世祿繩其雙雙蹩入。世祿手內捧着個古錦囊。東山料是那面古鏡。便起身。先向繩其問過。方老太太安好。正想來接那錦囊。只見世祿抖手啓囊。現出古鏡。便有一道冷森森寒光。直射過來。喜得劉東山接過那乾元寶鏡。摩挲審視。又細讀銘詞。只顧了讚歎不絕。道。此鏡形製特異。古色照人。怪不得能避邪祟。因珍重交與繩其。即便收過。一時間。大家入座。又復重整杯盤。須臾。酒又巡數。繩其不由說起當年方懋。因大雷雨。淘握古井。得此鏡之異。東山忽笑道。若說異物。偶然發現。真個有之。便是俺在北京時。聞

得人說。當那地震時光。遵化地面。某處山崖。忽的震裂丈餘。其中現出古劍一柄。據人說起來。那劍削鐵如泥。端的是柄名劍。却被左近一個土豪所得。傳說的甚是離奇。既是那劍柄之上。還繫着個小小鐵匣。裏面却是甚麼天書之類。（略逗下文。妙在無迹）大家聽了。都各大笑。耿先生便道。虧得那現任遵化官兒。不是賀雨田之流。不然。還不拿那土豪。當白蓮教辦了麼。（迴顧有致。又逗下文。）『大家聽了。又復鼓掌。須臾。酒罷。那東山起身謝別。却執繩其之手道。咱們改日再會。橫豎在下。還想在京東一帶勾留些時哩。不提東山。別過耿先生。繩其等。自由石幢峪王老一處。且回北京。且說耿先生。歸心既起。更不怠慢。便面見方太太。辭却館地。尅日要行。繩其建中等。雖是戀戀。但是也無可如何。便一面與先生整備行裝。一面與先生叙暢離懷。建中世祿。索性都住在塾內。繩其建中。雖離懷惘惘。還能從容談笑。惟有世祿。一張嘴。撇得老長。連個笑容兒都沒得。便向先生道。依我說。先生不如將師母接得來。就在這裏落戶。熱





刺刺的。又散夥怎的。俺有一匹小黑驢。跑得飛快。不消幾日。便把師母馱得來。咧。您一般的快活自在哩。耿先生聽了。好笑之下。倒觸起一番離緒。便連日走別王原。並諸生家父老。王原等挽留不得。便連日挨次價與先生置酒餞行。並紛紛各有餽贈。耿先生都酌受少許。以壯行色。關過兩日。擇了吉期登程。當晚師弟們在塾話別。那方老太太。又命僕婦與先生送行簇新的行裝衣履。一切收拾都備。繩其忽笑向建中道。你瞧咱們都發呆咧。一切都備。却沒給先生準備頭口。耿先生道。這却不須。此一去。頗有水路。登涉之間。最好是步行方便。沒的有頭口。倒添累贅。說話間。望望世祿。却沒在塾。大家也沒理會。須臾。方老太太。拉了拐杖。頭巍巍的。蹇將來。慌得耿先生連忙起迎。正是。

在昔蒙青眼。而今對白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解重圍朋友聯歡

聚學塾師弟話別



第九十六回 臨歧贈物兩瓣蓮鈎 排難文場一雙俠士

且說耿先生見方老太太親來話別。想起昔日落魄到此。蒙方老太太一番刮目。不由頓生感觸。忙站起來。讓方老太太坐定。自己側身相陪。謝過餽贈行裝等。便惘然道。小可承老太太一番待遇。真個佩紉莫盡。如今人事催促。只得轉去。且幸公子輩。文事武功都已略得門徑。此後怕不飛黃騰達。老太太後福正長哩。方老太太慨然道。老身風燭殘年。怕不及見他們作些事業。但是先生此去。患難已平。家團相聚。倒是一樁喜事。此後只好時通書問。以聯情愫了。因顧建中。繩其向先生笑道。先生當獎說。繩其的武功。便是俺總覺他跳盪可慮。不如建中來的穩當。耿先生正色道。俺看他兩人。此後都能傑出。作番事業。不過性情稍異。繩其偏好武功罷了。不是俺自謙的話。繩其從俺所學的武功。只好算是略識門徑。切不可自滿自誤。此後必當訪求名師。再求深造。方老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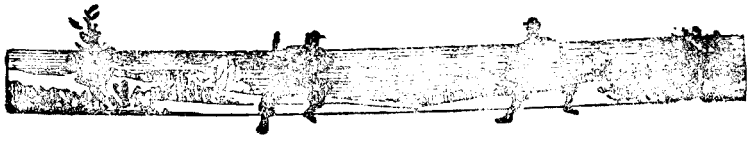


聽了含笑未語。繩其便笑道。奶奶聽清。先生說與俺訪求名師哩。但是俺看甚麼名師。還能勝的過先生。言下頗有得意之色。方老太太道。你瞧。你說着。你說就得起意來。因向左右望望。却笑道。怎的世祿。沒在這裏。難道他家去了麼。那孩子。倒個是熱心腸兒。說着向耿先生道。那會子。世祿却吓了我一跳。我方在屋內料理甚麼。他却三不知的跑進來。滿眼是淚。我只當是繩其頑皮。又生法兒捉弄他。正要問他緣故。他却直槓似的。向我跪倒。哭道。如今先生要捨掉俺們去了。只有老太太能勸他。不走。不然。這可怎麼好呢。當時我又笑又歎。扯起他。安慰良久。他方抹着淚。呆呆的看我與先生料理行裝。忽的傻笑一陣。這才寔去。繩其建中聽了。正在嘆味一笑。耿先生道。我看世祿。將來倒能享庸福。不涉世途。無災無難。咱大家在座諸人。誰也及不得他。於是大家都各一笑。方老太太又談過幾句話。也便由僕婦扶入內室。不提那裏師弟們。燈前話別。耿先生因明年正有小試。又是鄉試的年頭兒。便勉勵了建中等。許多言語。且說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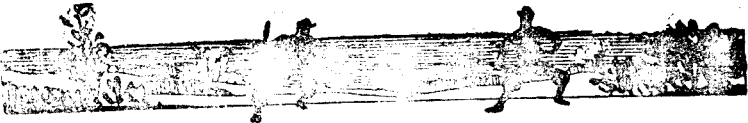


日行期。師弟們老早起來。料理一切。先命僕人將一肩行李。發到法興寺中。因爲王原合諸父老。都在那裏等候送別。當時師弟結束停當。略用湯點。建中等。雖世祿時。却還沒到。便以爲他定在法興寺中。這時見先生行色匆匆。都不覺。悽然淚下。當即依次拜別。耿先生一面扶起。一面也慨然道。老弟等不必依戀。人生聚散。本是無常。別瞧今日一別。安知異日。不能聚會呢。但望老弟等。奮志功名。圖個好生相見。就是。繩其弟武功一節。切勿自滿。須知俺合劉東山。都是尋常武功。此後若涉歷世途。江湖上正多能人。千萬留意求師。纔是。繩其聽了。拔淚唯唯之間。便跟了耿先生。直赴法興寺而來。這時街坊上。早已候滿村衆。數十步之間。便是個錢行的茶棧兒。上面擺着糕點。因爲耿先生。人緣既好。又很與村坊上作些事體。所以大家都有感戀之意。當時耿先生。一路周旋。倒鬧得口無停語。足無停趾。剛到得法興寺前。只見山門松樹下。茶棹早備了。明王原並衆父老。還有護隄會衆。麻娘娘等一班人。都黑壓壓的候在那裏。繩其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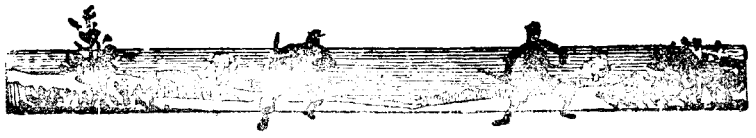


慢走。俺兩條腿。合四條腿的比跑快。却不成功。大家忙望時。却是世祿騎了一頭烏黑的毛驢兒。一面長號。一面如飛跑來。屁股後面。還跟着個挑擔的傭工。那擔裏。夾七襍八許多東西。也望不清是甚麼。便這等前哭後喊。一徑的撞到耿先生跟前。鬧得了明合大家。都各駭笑。那世祿却跳下驢來。向耿先生納頭便拜。一面拭淚道。如今先生。真個去了。(一語悽然。直抵文通一篇別賦)先生便是不接得師母來。也須騎這禿驢去。以當弟子途中服勞。聽得了明。方白瞪了一眼。(涉筆成趣)世祿已跼起來。指着那担子東西道。這些土物路菜。請先生帶去。給師母吃罷。說着。自去拉住驢子。一面命傭工歇担取物。那光景。便要向驢背上裝。當時耿先生。見他這番真摯之意。倒不能笑他。忙握手道。世祿弟。承你好意。但是俺步行登程。那裏能帶這担食物。只好心領。就是世祿聽了。正急着臉子通紅。繩其已笑嘻嘻。一瞧那担食物。都是些乾糧菓餅。並有米袋麵袋之類。還有兩瓶村酒。一對燒鷄。作一搭包着。因笑道。怪不得你這呆



子。老不見面。原來却去鼓搗這些物事。你的好意。先生又帶不得。如今只好這麼辦。請先生騎了禿驢。帶着鷄酒。既可代步。又可沿途價將酒排悶。你也可稍盡別意了。世碌聽了。只好楞着點頭。耿先生還要辭掉那驢子。當不得王原合衆父老。都來紛紛執手。便就茶棹。略爲歇坐。話別起來。這裏繩其命僕人將行李鷄酒。就驢子上安置。停當。扯向道旁伺候。再臨世祿時。却跟了那挑担傭工。惹回原路。繩其料他是怕見離別。先自躲去。正在皇得這邊的官道行塵。暗暗太息。便聞耿先生慨然道。俗說云。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諸位請回。再期後會吧。說話間。回了王原衆父老。並了明麻娘娘等。將近贈物。正要拱手作別。只見世祿如飛轉來。奇峯又起。諸公拭掩卷猜惻下文。管叫百思不到。一面大喊道。先生慢走。俺這裏還有件孝敬師母的物兒。方才忙忙的。竟是忘掉。無論怎的。先生須要收的。大料着師母見了。定善歡喜。諱着跑到耿先生跟前。便如波斯獻寶一般。由懷中掏出一物。舉向耿先生眼底。登時照得大家眼睛。花花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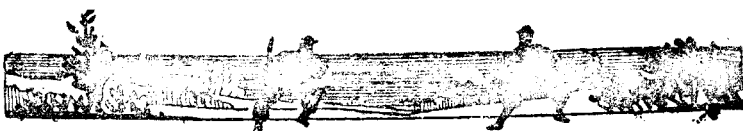




緣這時麻娘娘是摔破瓢似的。鼓掌大笑。了明是直了眼睛。旋即別轉頭去。繩其建中。只顧了亂推世祿。王原是言語不得。只望着世祿。吵你這傻。惟有耿先生。却鬧得辟易數步。你道是甚麼寶貝物兒。便鬧得大家都失常度。敢情世祿手中。端端正正。托定一雙簇新的三寸長短綠繡花鞋。錦提帶綠。好不鮮豔異常。原來世祿。昨天晚上。既你方老太太留耿先生不得。又見方老太太。給先生準備行裝。他便如飛的跑回家來。向其母崔氏。給先生索要衣裝。恰值崔氏晚上洗足之後。扎括金蓮。坑上擺着兩雙試穿的鞋子。因世祿亂吵。衣裝之爲物。又非倉猝能備。沒好氣之下。便把世祿罵了一頓。那世祿如何肯罷。眼瞧着新鞋子。怪好看的。他便想起送師母一雙。好歹的總算在先生跟前。盡些情分。所以便悄悄的偷得來哩。當時大家一陣大亂。那世祿不管好歹。便要去趕耿先生。給他向懷裏揣。却被麻娘娘奪過那鞋。一涇的揣向懷中道。先生是不收這等禮物的。橫豎先生是要去咧。我且連你這呆子。都送回家去吧。於是拖了

世祿匆匆便走。恰好了明一回頭。麻娘娘却望着他呷牙一笑。又回頭瞅瞅繩其。(迴映前文。顧盼有致)這一來。招得建中。幾乎笑出。於是繩其親自拉了那毛驢兒。合大家擁到耿先生跟前。便請登騎。一時間彼此執手。道聲珍重。都有惘然別離之色。那耿先生長揖跨驢。一路價蹄聲得得。不多時。鞭絲人影。竟自沒向遙林官道之中。話分兩頭。且按下耿先生。過歸故里。直至後文建中作宰棲霞時。再露頭面。且說繩其等一班人。捩轉法興寺中。都贊歎耿先生之去。王原便道。如今耿先生雖去。咱還守行他料理的護堤會成法。雖是石幢峪。已與咱們和好。護堤要事。却不可不備。大家唯唯稱是。即便各散。惟有繩其建中。捩回學塾。被那冷清清。空寂人遠的光景。並耿先生安置書劍。行止坐臥之處。好不徘徊太息。從此兩人。依然的在塾讀書。準備明年。出應小試。世祿因幫王原料理家務。至此便輟講務農。却向塾中。時來時去。其餘生徒。却都散掉。惟有繩其建中。相共晨夕。那塾中。又是一番光景。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方老太太。自

那日精神恍惚。被古鏡照退邪氣之後。只覺着心氣不佳。入冬以來。時時啾唧不安。將屆臘月。因操勞家務。又搭着寒風感冒。不覺竟一頭病到。慌得繩其求醫問卜。都無效驗。建中便道。這古鏡既是異物。怕還能祛除風寒。咱何不試試呢。繩其聽了。真個將那乾元寶鏡。除去錦囊。供在案上。又焚香默禱一回。便把來懸在方老太太臥榻之前。說也不信。入夜之後。但見那鏡發出一道閃爍光華。著體如炙。便如烈日一般。方老太太。竟是渙然汗出。霍然而愈。大家歡喜。自不必說。一面越法的寶視那鏡。過得數日。已是臘月中旬。方老太太料理諸務之下。便向繩其道。今年災變迭見。收成不好。如今年關將到。俺想建中家。必然拮据。往年咱給他送年物。都是過了祭灶日才去。今年你早些送去。不叫他們寬綽些麼。繩其笑道。如此。明日俺就去。這幾日建中沒來。擱下了幾次的日課。俺正想尋他去補作哩。說話間。一日已過。次日繩其果然攜了許多年物。去尋建中。只見建中正送一個鄰村莊客出門。那莊客臨去時。却回頭道。他那裏明



年開館。大約須過了燈節。屆時俺再來奉邀吧。說罷自去。這裏建中讓繩其入內。先起居過方老太太。又謝了送物之資。却帳然道。大哥。明年過得燈節後。咱兩人也要暫時相別了。繩其一聽。不由愕然。及至建中說出所以。方知建中因家貧。却就了人家一個館地。方纔那鄰村莊客。偏是荐館地的人。那館地。便在密雲縣葛宅莊中。學生不多。修金不菲。却甚是相宜。繩其聽了。想起耿先生既去。而今建中又要遠出坐館。鬧得自己孤另另的。未免十分悵惘。但又知建中是家境所迫。殊無如何。怙悒之間。便笑道。老弟此去也好。一來可供菽水之養。二來雖是坐館。一般也能讀書用功。還有一樁相宜處。俺姑母之子吳思恭。你也見過他。他家正在葛宅莊。早晚間。你們盤桓。且是不患寂寞。老弟在家中有縫紉洗濯等事。更可以請俺表嫂料理一切。這處館地。倒也相宜。只是一件。却苦了我一個人兒。離羣獨處了。言下頗露惜別之色。建中道。不打緊的。俺有母在堂。過幾月。總要來家省視一次。咱依然可以歡聚哩。說話間。兩人別過。繩其



暫回家見了方老太太。說起建中就館之事。祖孫想起建中的家境。未免又慨歎一回。光陰迅速。轉眼間殘冬已過。又是開正燈節。那建中却來作別。赴館。方老太太。因他赴葛坨莊之便。與吳思恭寄去些人事禮物。並命編其函致思恭。囑咐他照應建中一切。不提建中。匆匆赴館。且說經其因今年小試在即。便日夜價趕習舉業。居然多日。不去習鍊槍棍。方老太太知得了。自然歡喜。便向其道。咱家究竟是世代以讀書爲本。你却偏好武功。俺但願就俺眼在。見你得步名功。也是件歡喜事兒。編其道。奶奶只管放心。今年還有秋試。俺託你福氣。巧咧。還許聯捷哩。方老太太笑道。你別教耗子出來譬喻。若說建中聯捷。倒有指望。他比你的文字好的多。你却將王夫一半兒。用在踢毬上。當時經其慈笑之下。依然的逐日埋頭。節屆清明。建中暫轉。恰值本縣小試之期將到。那建中。見過方老太太。說過吳思恭。這一切安好。並承他照應自己等事。便合編其商量起入城赴試之事。這時左近鄰村的童生們。也有來相約赴考的。連日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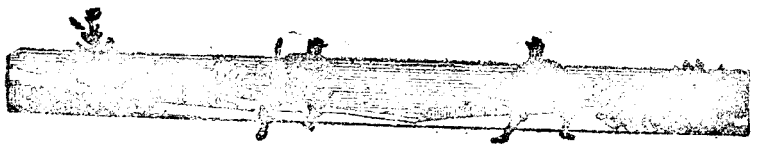
你來我往。各自整備考具。好不熱鬧興頭。這其間。睜得個王世祿。早又心頭小把兒撓似的。便又向王原吵着去赴考。却被崔氏喝住。話休煩絮。當時繩其建中。與匆匆便去赴考。入城之後。無非是覓小寓。報名。取廩保等事。一切事畢。已屆試期。繩其等遂隊進場。各就號位。這時。題紙未下。繩其只見許多童生們。一個個擠眉弄眼。都向自己背後座上瞅。繩其回望時。却嚇了一跳。只見一位鬚髮皓然的老童生。年已七十多歲。正僕着腰子。就座上略欠屁股。向一個巡場人道。勞你駕。場門外在壁下。有俺一根拐杖。請你照個眼兒。倘被人撈去。回頭偷出場。可就麻煩了。招得繩其忙轉過臉。正在掩口。恰好題紙飛下。文題是論語中視其所以。一章書。繩其這裏。一面構思落筆。一篇文字。將次完畢。却微聞背後那老童嘟噥道。他媽的。多一個字。沒法安裝。就欠渾括。當初老聖人說話。只顧絮煩。却不顧後人沒法料理。真是豈有此理。(絕倒)繩其聽他忽評論到千數百年以上的聖人公。不容不回頭望望。却好這時。巡場的都不在。

旁。場正中座上。那位監考的官兒。也正有些疲倦。據案似盹。那老童見繩其回。望。便拈起草稿道。你這位小哥老兒。下筆颯颯。便這等草率。可見沒有鍛鍊工夫。文字警人處。就爭落筆。總要下語如鑄。題無贅義。包括全題。方妙。你瞧瞧。這兩句破承題。多麼渾括鏗亮。文中有韻。非斲輪老手。是辦不到的。你等少年人。最宜取法。只是這道題。警。扭。悞。他娘的。末了兒。來個重複句。鬧得人。末了這句。沒處安插。其實是老學手。說這話時。也許是在陳蔡絕糧。餓得癆肚皮。吱吱怪叫的當兒。也許是被匡人圍住拚命。他老人家。易服而逃。嚇得昏頭搭腦的當兒。所以說起話來。只管磨豆腐。（俗謂語言絮煩也。）這是他說話話累。費不怨咱不會作文。你且瞧瞧這破承兒。保管益你神智不少哩。繩其略歪脖子。就他草稿。一瞧那破承兒道。視所以而觀所。察所安而人焉。瘦。（絕倒。當時繩其連忙忍笑低讚道。老先生。你這妙文。定能冠軍。但是下面再添一瘦字。便越法渾括。越法響亮了。那老童聽了。只樂得頭兒亂點。拈起白鬚兒。竟在嘴內




瘦瘦的得意。只見監考官業已退座。便有巡場人大呼道。交卷時將到。屆時不完。便要抓卷喇。不提那老童趕忙的戴上花鏡。顛巍巍提起筆來。且就稿上添那一個大瘦字。且說繩其。試罷回寓。合建中說起那老童來。兩人笑了一場。接着便逐隊復試。及至張出榜案。是建中案首。繩其第三名。那第二名。却姓晉。名楚材。住在平谷東鄉豹子窩地面。當時繩其建中彼此歡喜。自不必說。便一面遣人回家報喜。一面會晤同案。且待府試院試。這前五名中試的。縣官兒照例的有賜筵。便在署中花廳。這日繩其會見了晉楚材。只見他生得白晳清俊。意致洒落。談吐間直是仇爽。又微帶些外鄉口音。因是初會。繩其也沒在意。及至筵罷回寓。繩其建中本都俊偉。又趁着楚材堂堂一表。望得道旁觀者無不嘖稱歎。過得兩日。繩其建中便由縣去赴府試。及之榜。又是建中第一。繩其楚材亦都在前十名之內。大家歡喜。自不必說。略爲耽擱之間。早已院試期到。這院試考棚。却在通州分府縣屬。懸牌按期入試。當時那位學憲。姓李名在田。廣





東南海縣人。翰苑出身。詞華絕代。筆扎精妙。喜寫一筆六朝字。是當時的一個名士。建中等。探得學憲是李公。自料文章有價。好生歡喜。及至入場這日。只見場門前。士子如鯽。好生擁擠。那粗野些的。便盤纏勒袖。都使出吃奶的氣力。弄得許多人。跌跌撞撞。十分熱鬧。守門的官人們。只管亂喝肅靜。那個去揪他。原來小試諸生們。專有這股子標勁兒。倚仗着動不動鼓吹罷考的本領。便如一夥小反叛一般。在考季上。都橫了眼兒。那勁頭兒。真來的十足。那沒行止的。還趁勢兒。吃喝嫖賭。攪亂街坊。便是當地光棍。都須迴避。這班考先生。相傳有句口號。是吃喝嫖賭考。（此考字專指小試）也可見他們的一時氣勢了。且說建中。氣體稍弱。又被諸生亂推亂擠。不知不覺。已倒退了數步。再望場門。業已滾成入粥。堵得那門水洩不通。還有幾個雄赳赳的人們。晃着膀子。向內亂闖。再瞧繯其時。却被大家架入門裏。只回頭喊得一聲。建中弟快來。早已影兒沒得。建中着忙之下。便向前擠。剛一步。蹙到場門前。膀頂在一個大胖子屁股上。



便聞門旁一聲喊。有五六個少年。背推背的。作一串價。從橫不榔子。直搶將來。慌得建中。連忙退步。接着那大胖子。也喘吁吁的。往後便倒。一個仰巴叉。栽得發昏。還未爬起。又聞一聲喊。眼睜睜。又從人堆中。滾下一批人。簡直的勢谷山倒。最前面的三五人。那踏跟後倒的。腳後跟。早已挨了大胖子的頭皮。只差呼吸之間。那大胖子。便要被大家踏作肉餅。慌得建中。忘却力弱。便一面大叫。慢來。一面亂張兩臂。想去抵擋衆人。恰好從身旁。飛步價搶過一人。兩臂一張。勢如山立。格瞪的。遏住衆人挑牆後倒之勢。這裏建中。扶起胖子。瞧那人時。却是晉楚材。當時大家。只顧了忙着入場。也沒有理會晉楚材有此大力。及至建中在場內。文藝都畢業。已日西時分。但是還有許多的磨考先生。正在那裏句斟字酌。那催出場的大刺叭。單向着他們座位上。哇哇直吹。他們却不着忙。建中望了一回。不見繩其。却見楚材。正秉筆疾書。也將完卷。於是建中。自去交罷試卷。遂窺窺出場門。那場門却又封了。只見街坊上。許多賣食物小攤。都比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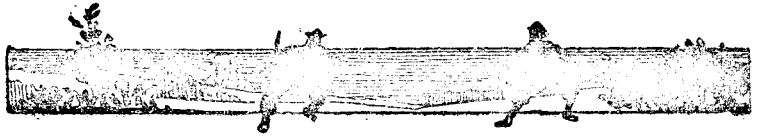
嚙似的。儘力子。吆喝叫賣。有的喊狀元糕。有的喊三元麵。還有灣着脖子。拉起長調。一氣兒喊的道。香了個香。脆了個脆。滾圓的。焦黃的。酸甜的。外帶着糊嘴。黏的一品大元宵。（卽湯圓）衆位誰來得一個兒。趕熱呀。趕熱。就這喧嘩聲中。建中却哲到場門左角場牆之下。正仰着臉兒。瞧那牆上貼的犯規人姓名。只聽繩其在背後喚道。建中弟。才出來麼。俺在此。已候你多時了。建中回望。見繩其却從一處茶攤上。笑嘻嘻直整過來。一面笑道。今天進場。好生擁擠。老弟沒受累麼。這裏建中未及答語。猛聽場牆內一陣喧嘩。卽有人大呼道。火。火。接着便警鑼響動。場中人亂叫亂跳。登時大亂起來。繩其建中正在吃驚。街坊上人也便奔走如風。一時大亂。都喊道。場中火警。真是險事。裏面雖有太平缸。吃水龍的準備。怕不濟事。一陣又跑。又吵。早踏毀許多小攤。攤主是且號且罵。却也沒人理他。正這當兒。陡見場內。一股青烟冒起。隨卽火頭一噴。就有三四丈高。映着斜陽。便如赤縣一般。長風一吹。火燄亂捲。那裏面的棚幕。已有兩處火

襖襍的燒將起來。一時場內人聲如沸。正這當兒。便聞左角場牆內哭聲大震。原來是那許多的磨考先生。見了火起。居然也把磨勁嚇退。也顧不甚麼交卷。便大家擁向場門。想要逃命。那知嚇昏之下。忘却門是封的。這一急。非同小可。大家胡亂的又擁向左角牆下。急得都撒了酥兒。（俗謂哭也。）且說牆外繩其。見爲事已急。不由俠性發作。正要躍上牆頭。想張張裏面。沒法救人。只聽牆內。暴雷也似一聲喊道。諸位不要慌。且隨我來。接着便聞那牆。訇訇山響。似乎。是拳打脚踹。並身撲肘靠之聲。繩其略爲怔望。便聞裏面。喝聲。那壁訇訇一聲。登時裂倒丈把長的一片。卽有一人。勢如飛鳥。霍的先跳出來。繩其望去。不由健步直上。正是。

火燄紅飛處。

文場鼎沸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掇泮芹三秀蜚聲 走深山一客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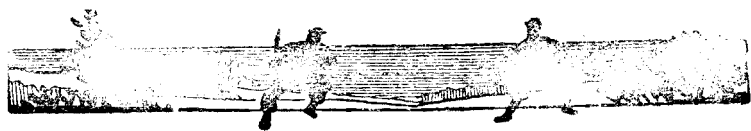
且說繩其猛見一人從墻倒要飛躍而出。手持一根撥火鉤竿。只覺是方才落地。便向街衆大呼道。救火的。都隨我來。說着舞動鉤竿。向那倒墻口。不消幾鉤。的聲。又倒了一大片。於是裏面諸生。蜂湧而出。那街坊上起來救火的人衆。也便各持救火具。紛紛價擁入墻口。會合了裏面的執事人等。冒火冲烟。撲救起來。繩其但見那人。躡上墻頭。來往如飛。那鉤竿咳嗽風鳴。不消頃刻。早已拉塌近墻的欄幕。隔開火道。這時裏面。水龍亦到。便如飛瀑般。直射起來。繩其倉猝中。不暇辨那人面目。只暗驚道。這人便恁地勇武。正在沈吟。只見他就墻頭一挂鉤竿。一個飢鷹側翅勢。突的飛向一處高欄檐端。意思是想借徑此。柵不想旁柵的一處高脊。便似火燄山一般。順風勢。向他身上直倒下來。繩其叫聲不好。拋了建中。緊趕兩步。恰好街坊上一個救火的壯漢。提了鉤竿。蹺過身旁。

繩其不管好歹。劈手奪過他那竿。方一躍上得墻頭。眼見倒墻口。還滾人粥的當兒。補出此句。筆致細密。不然墻口可入。何須越墻。百忙中。一絲不漏。非名手不辦。便聞衆人。震天價一聲喊。就這聲中。那高脊合那人。業已火襍襍一同落去。登時間。黑燄沖起。人聲鼎沸。繩其大駭。方霍然跳落墻內。却又見那人。舞動鉤竿。直從火窟中。鑽將出來。只是鬚髮微焦。面目被烟燄所薰。越法的不辨誰何。於是繩其趕去。幫着他。一陣施救。須臾。救火人多。火勢便熄。繩其合那人。轉至墻口。恰好那個救火壯漢。也在墻口邊張望。一面四顧亂罵道。他媽的。也不知那裏。撞來個楞爹。一下子。奪得鉤竿去。少時到救火會中。怎生交代。繩其好笑之下。忙從人背後轉出一面遞與他。鉤竿一面笑道。老兄別罵。俺替你救火。不省你氣力麼。一言未盡。忽見那人回顧道。嗜。方兄麼。俺倒不曉得。你還有如此身手。繩其忙望那人。這時瞧得分明。不由急前把臂道。誰又想到你老兄。也有這身武功呢。於是兩人攜手。彼此大笑。原來那人。却是晉楚材。那會

子交卷方畢。却值火起。他便毅然挺身。竟救了若干性命。當時繩其直忘掉跳湯疲乏。正要扯楚材。且就茶攤細談一切。却聞場內有人喊道。那兩位救火的先生慢走。僉火會大家還要置酒相謝咧。正亂着。恰好建中蹇來。一見那排牆救火的人。却是晉楚材。方在上前廝見。心下驚異。繩其忙道。咱們快去吧。少時他們火會中人趕來。又是一場無謂的糾纏。說着。索性的連楚材所持的鉤竿也交與那壯漢。三人拔步。匆匆便走。方蹇出不遠。却聞後面有人喊道。先生慢走。您的茶錢還沒給哩。繩其回望。却是那設小茶攤的趕來。（瑣屑處一筆不漏。）不提那攤主。向繩其索得茶錢。含笑自去。且說三人奔回寓所。繩其楚材都跳盪得火燎兒似的。妙在兩人都忘其所以。也不暇整理頭面。便大家落落坐。互詢起所能武功。彼此的都各大悅。繩其方知楚材的武功不在自己之下。不由拍膝恨道。咱們同處一邑。俺竟不曉得東鄉豹子窩地面有此快友。若非同案機緣。真個失之交臂了。楚材道。皆因俺除深居讀書外。不甚外出。所以與本

邑賢豪都無緣晤會。今見方王兩兄。可謂足快平生了。少時。繩其詢起他家下。還有何人。楚材愀然道。小弟門祚衰薄。孤另另只是自己。言之可歎。於此三人。又縱談回場中文字。豪雋相逢。自然是越說越投機。正在歡笑。恰好店人來泡茶。一見繩其楚材一對兒。灰頭土臉。倒嚇了一跳。又因考先生們。忌諱多。便蠅蠅螫螫的道。你二位先生。可要臉水。若是今天不宜動土。咱便不端臉水來。一句話。提醒三人。不由鼓掌大笑。這才命店人。端到臉水。大家洗過。接着擺上晚飯。楚材也不客氣。即便欣然同食。罷。又談至夜深。方才盪回已寓。不提三人。從此時相過從。且說建中。因有館券。羈身。日盼院榜揭曉。這日。三人在寓中閒談。建中便向繩其道。你且在此陪晉兄候榜。俺要先走一步。便由此取道。且赴葛地。不然。只管曠館。却不相宜。繩其道。慢着。你已兩次案首。安知道次。不是第一。鬧個小三元呢。你還須班領同人。去謁學憲。如何去得。建中笑道。那裏有這等巧事。僥倖的事。豈有連二連三之理。正說着。只聽店門首。一棒鑼響。喜炮響動。






報喜人手舉報條直搶進來。果然又是建中第一名。繩其楚材。却好挨肩。一是第八。一是第九。當時三人大悅。便忙忙的打發喜錢。出訪同人。由建中訂於明日。大家去謁學憲。次日。大家衣冠齊整。都在繩其寓所聚齊兒。一時間由建中領班。踰踰濟濟。步上街坊。張得那道旁觀者。無不讚羨。那李學憲。接見諸生之下。獎勵有加。却獨向繩其笑道。俺見足下文字。另有一派豪放奇致。本想取你作元。却因建中文字。雍容華貴。勝你一籌。故此取他冠軍。說着。又勉勵諸生數語。大家即便退出。不提諸生出得學憲行轅。即便紛紛各散。且說建中等。回到寓所。屁股還沒坐穩。早有當地的學中朋友。紛來拜望。因爲建中等的文名。已經鬧動一時。當日。便迎張送李。接應不暇。次日。人來越多。還夾着許多份請酒筒帖。鬧得建中昏頭搭腦。忙向繩其道。大哥沒事忙碌。且在此應酬幾日。不打緊的。俺却要赴館地了。不提次日建中僱了頭口。由通州便赴館地。且說繩其合楚材。在通州耽擱幾日。一面遊覽左近名勝。一面應酬學友。有空兒。便縱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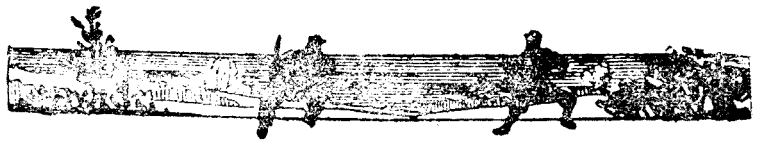
酣歌把臂市上。兩人不由互相契愛起來。便登時譜定金蘭。結爲契友。那楚材大得繩其一歲。便呼繩其爲弟。繩其請他順道兒到自己家下。盤桓兩日。楚材欣然應允。不一日。兩人行抵繩其家下。這時方老太太早已得着繩其等喜報。見了繩其。反喜得落下淚來。道：你今一步功名。也不枉我操勞撫育你一場。於是立整衣服。先去拜謝過老佛爺。然後命備酒飯。款待楚材。須臾。楚材登堂拜母。一切都畢。繩其陪楚材。方到客室。只聽院中有婦人笑道：好晦氣。怎的俺方進門。便撞着你這秃廝。卽又有人吵道：若說晦氣。莫過於我。都是你兩個秃的。秃母的母。這股子晦氣。撲的我白白丟掉一名秀才。說着。羣進三人。却是世祿了明。合麻娘娘。手中各攜賀物。大家正在廝見歡笑。那王原合村中父老數人。也是攜着禮物。前來賀喜。忙得繩其。一週旋大家。一面與楚材指引。一一見禮。大家見楚材堂堂一表。都各稱讚。當時大家。便都陪楚材。用過酒飯。方才笑迷迷各自散去。當晚。繩其楚材。在客室中。聯牀抵足。楚材聽繩其說起耿先生。



並劉東山等。深恨未能一面。次日方老太太。一面命繩其衣冠謁墓。一面大宴村衆。一連價鬧過兩日。繩其又趁空兒陪楚材。觀玩窪中山水。直盤桓了十餘日。那楚材方才辭去。這裏繩其又到建中家。賀過喜許氏娘子。也親來與方老太太賀喜。並謝累次餽饋之惠。一切繁文。不必細叙。轉眼間。秋闈將近。秋風蕭爽。槐花始黃。許多試子。自然忙碌起來。繩其想約楚材一同入都。便向方老太太一說。已惹方老太太道。人家到咱家一踏。按理說。你也應去回望一次。但是東鄉豹子窩地面。都是崎嶇山路。野獸等物。想是多的。你此去。須要小心。繩其應諾。次日。便略攜輕巧禮物。結束停當。帶了隨身短劍。即便起行。出得紅蓼窪。取路向東方。蹇出三十餘里。抬頭一望。只見川平路過。遙接一帶遠山。又是一番氣象。原來這東鄉。却是通喜峯口的一條僻徑。道上來往行人甚多。騎行之外。便是馱驕駝戴之類。都是成幫的客商。或轉運來的貨物。間有婦女騎驢騾的一般的縱橫。釵釧容光照人。當時繩其一路流覽。將午時分。就村店中。打過



早矣。略爲歇息。方要起行。只見店人道。客官若赴豹子窩。不如稍候成隊的客。人一同走。因爲那一帶。每年間。到七八月間。因苗蕩野時。常關豹子。由精製的壯漢。都於去時。得一分五裂。你先生孤身行去。不是要處。他其手按劍柄。笑道。不打緊的。若有豹子。俺且好剝張豹皮。頑頑哩。於是大拔步。竟行出店。倒鬧得那店人呆望良久。且說繩其一路行去。未及日西時分。已轉入一處巖峯山口。四外價崇岡複嶺。草樹連天。脚下是歧路交錯。遙望前面。偏西方向。村落似多。正北上。峯巒合沓。但見一片青鬱鬱的。極目望去。不見邊際。繩其正在徘徊擇路。恰好有個樵人。背着小山似一束山紫。口唱山歌。山道旁林影中。轉將出來。（如畫）繩其忙迎上一步。拱手道。借問老哥一聲。從此赴豹子窩。取那條路走哩。樵人聽了。似有詫異之色。一面端相繩其。一面笑道。你這位相公。自己敢撞到這裏。已然可怪。怎又想赴起豹子窩來。說着。向那偏西一指道。那一片村落。便是豹子窩。這當兒。正是豹子窩歡時。便是俺們。都不敢去哩。繩其笑道。不



打緊請你指明取路就是不提樵人。指明取路。咄咄自去。且說繩其循路偏西。一面縱覺山勢。一面穿林撥草。脚下雖是崎嶇。一路却甚安穩。不多時。那片村墟在望。繩其正在拔步疾趨。忽聽道旁深草中有人喝道。呀。漢子慢走。繩其吃了一驚。只當是甚麼歹人。便托的閃向道那邊。手按劍柄。駐足望時。只見深草中。鹿頭一晃。却是兩個長大獵人。各執鋼叉。從裏面鑽將出來。便將鹿頭假面具。向脖後一背。道。虧得俺們眼快。不然。你却好險哩。此處前面道上有俺下的伏機藥箭。倘若踏發。那還了得。繩其料他們或是捕捉豹子的。因笑道。多承指示。俺且借問一聲。那豹子窩地面。可有一位晉先生麼。獵人茫然道。這個却不曉得。但是那所在。都是農家住戶。先生却少的哩。正說着。却聞前面一聲狼叫。兩獵人一抖鋼叉。即便趕向伏機之處。這裏繩其不暇去瞧。忙略取偏道。直奔那一片村墟。須臾。涉過一道沒水的沙溪。裏面都是白石積沙。到得對岸。却見有幾個村人。正在那裏濾篩細沙。裝入布袋。繩其因搭趁着問道。諸位濾這

細沙何用。村人笑道：你不曉得，此等沙除俺這裏，別處沒得，名爲玉溪沙。刮磨銅器，再好沒有哩。繩其又道：前面豹子窩地面，有位晉先生，他住在那裏，諸位可曉得衆人都笑道：俺這裏從老年裏就沒得甚麼先生。因回頭指道：你瞧那一帶村落，都是豹子窩的地面，你只好挨村去問吧。繩其聽了，也沒在意，便謝了聲，蹣入村墟。一路訪問，那知各村人都不曉得，鬧得繩其斃斃來去。油澆火燎，恰好望見個老媽媽，正在門首持竿趕雞，穿一雙大白鞋子，一面趕雞，一面歎道：你連支鷄子都捨不得吃，病到那種樣兒，還盤算他（指鷄也）甚時開襠下蛋，如今你去了咳。（句）一抬頭，忽見繩其，便笑道：勞您駕，且與俺攔攔鷄子。繩其一面攔鷄，一面道：媽媽可曉得這所在？有位晉先生麼？一句話不打緊，那老媽媽刷拉聲，面色大變，接着便忙問道：你問得不是前兩月從通州考季上回頭的那先生麼？繩其欣然道：正是他。煩請媽媽指明他的住處。俺特來相訪與他哩。說着，笑吟吟走近一步。那知那老媽媽望望繩其，登時眼淚直

瀉硬咽道。只這裏。就是那先生家。可惜你晚來些日。他已於上月裏病煞喇。繩其猛聞。但覺頭頂上。鏗的一聲。恍惚如夢之下。不由大聲道。俺問的是晉先生呀。那老媽媽。越法硬咽道。是呀。他前兩月方從通州回頭哩。鬧得繩其。通沒作道理處。想起少年人玉樹早埋。也是有的。（隱逗下文楚材病沒。妙在無迹）正對着晚山斜陽。十分悲感。恰好從對面。蹇來個扶杖老者。見繩其悵惘之狀。問明所以。便大笑道。尊客訪問晉先生。却千金先生死掉甚事。於是其繩一說緣故。不由彼此都笑。再瞧那老媽媽時。已拔淚驅鷄。蹇入一家柴門去喇。原來那老媽媽。說的是金先生。便是他的丈夫。是個搖鈴的瘍醫。恰從通州趕考季回頭。即便病沒。老媽媽兩耳重聽。遂致繩其白吃一嚇。自己又搭了許多眼淚。也就可笑的緊。當時繩其。又向老耆一問晉先生的住處。又申明道。這晉先生。名叫楚材。便是春間小試。才中的秀才。老耆愕然道。喑喑。沒得沒得。自有這豹子窩以來。老漢世居這裏。耳朵內。何曾聽說甚麼秀才。說着向那暮烟沒處一



指道。你瞧那所在。孤另另幾戶人家。其中倒有個姓晉的獵人。人都叫他作晉老倂。他既姓晉。或者曉得甚麼晉先生。也未可知。只是如今天色已晚。近來這一帶常鬧豹子。尊客何妨且屈住老漢家。明日再去呢。繩其向烟深處一望。距足下似乎只有四五里地。遠近因笑道。多謝老丈厚意。小可脚步還快。不去打攪尊府咧。說着。匆匆拔步。只覓過里把來地。早已暝色四合。虧得時爲月之中旬。月色早出。朦朧朧的可辨道路。又捱過四五里之遙。却已望見烟深處的閃爍燈光。這時繩其奔馳頗倦。便就道旁林中。一塊青石上。略爲歇坐。只聞得耳畔溪流有聲。從星月下望去。却見距身旁不遠。有片溪灘。從溪岸上樹石影中。透出一片白晻晻的顏色。繩其見了。也沒在意。逡巡間。頗覺口渴。便置下所負的包裹。跼起來。伸伸倦臂。想就溪邊掬飲溪水。方覓得兩步。却隱約間見溪邊有頭很大的牛犢子。忽的從草間拱將起來。一逕的去飲溪水。繩其暗道。這足見山村俗朴。這般時光。還敢放牛在外。怙撥間。瞥近那牛犢後面。用手一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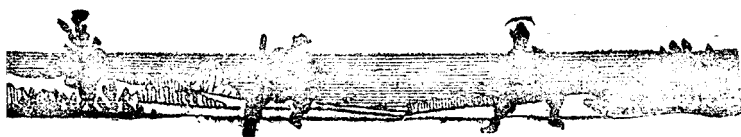




屁股方喝得一聲好畜生。只見那犢子。猛的一回身。却又倒退數步。接着便大  
吼一聲。山風暴起。繩其急望。也便托的倒退兩步。大喝道。不是你。便是我。正  
是。

獸形方豹變。人勢已龍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撥芹泮三秀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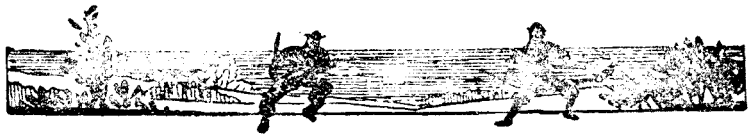
走深山一客訪友

一四

第九十八回 殺豹子豪士吹簫 阻雲程方母易簪

且說繩其托的倒退兩步。仔細看時。那裏是甚麼牛犢。却是個青花斑的大豹子。正在對面數步外。兩爪據地。嘴挂石塊。掀起一條懶龍似的大尾巴。目閃兇光。吼一聲。一個懸空巨躍。直向當頭撲來。好繩其。真個胆大於身。情知左右躲閃。轉難迴避。便一挫身形。風趨彘進。直從他懸身下。躡將過去。急轉身拔出短劍。方要力刺其尾。那知那豹子。就轉身之勢。尾巴一擺。拍的聲。早已擊中繩其手腕。餘勢一掠。竟將繩其那短劍。掠飛起丈把高。刷的聲。斜插在亂草地裏。人獸騰搏。十分精彩。繩其大駭之下。那豹子身形。業已轉來。仍然的兩爪據地。退縮狂吼。通身的威毛都豎。便似氣吹的一般。其體倍大。原來虎豹搏人。必先要逞足威勢。以發洩其猛鷲之氣哩。當時繩其趁豹子退縮取勢。急顧左右。却見距身不遠。溪岸上有一堆高下亂石。聞以叢莽。方要拔步趁去。暫閃石後。

說時遲。那時快。這裏繩其未及拔步。那豹子吼一聲。早已人立撲到。慌得繩其就地一滾。方從豹子後腳下鑽跳起來。便見那豹子一下撲空。竟顛出丈餘之外。趕忙的四爪聚立。身兒隆起。拍拍的尾巴亂掉。就要翻身跳轉之間。這裏繩其突的眼光一閃。却見明晃晃一條標鎗。直從亂石叢莽間飛將出來。便有個黑衣獵人大拔步直取那豹。一個箭步。早到那豹子跟前。鎗鋒起處。那豹子後腿早著。他却霍的閃開來。略挫身形。挺穩槍鋒。便如木鷄一般。只待那豹子怒撲將來。這裏繩其方替他捏一把汗。便見那豹子怒吼直上。那獵人從容取勢。一陣引逗騰驤。登時問人獸交搏。溪岸上沙石交飛。繩其從月光中見那獵人身手好不伶俐。一條槍攪得那豹子翻翻滾滾。直顧了狂吼震地。須臾那豹子猛的怒躍。忽見獵人拖了鎗一個踉蹌。往後便倒。張得繩其一個呵呀沒叫出。那豹前爪一舞。眼睜睜向獵人直壓下來。繩其大駭。百忙中方要冒險去助那獵人。便見那豹狂吼一聲。一個倒跌背。直從獵人身上翻轉下來。接着那獵人




大呼而起。就那豹子兩脇上。刷刷刷。便是幾鎗。眼見得那豹子四肢亂抖。登時死掉。這時繩其驚喜之下。不由失聲喝彩。這一聲。不打緊。那獵人不暇拔鎗。忙跑至繩其跟前。大驚道。方老弟。你如何却撞到這裏。真個嚇煞愚兄。咧。繩其細望那獵人。不由喜出望外。道。好巧好巧。原來竟是大哥。可知俺今天尋得你好苦哩。但是俺萬沒想到。你還會這打獵的營生。於是兩人把臂大笑。原來這獵人。却正是晉楚材。當時繩其匆匆中略說來意。楚材道。此間非講話之所。且取了這潑畜。到舍下去安置吧。於是兩人。覘向豹子跟前。先由楚材拔下標鎗。繩其一瞧。那豹子致命之傷。不由暗讚楚材手法之捷。原來楚材假跌取勢。却覷準豹頷下。刺入鎗鋒哩。當時兩人分頭忙碌。楚材是由腰間解下拖繩。扎束豹子。繩其是取了置下的包裹。並草間的短劍。不多時。都已停當。兩人便分拖繩勢。如拉繹一般。一逕的拖了豹老官。沿着溪岸。向那村中燭火處便走。繩其於路上。說起尋訪楚材的情形。楚材笑道。俺應試名字。是現擬的。人都不知俺



應試的事。人們只俺叫晉大侷。老弟。你只尋晉先生。那裏會有說話。問步人那村。繩其從月光中。一路留神。只見那村。只得十來戶人家。却又高下散處。各不相鄰。須臾。蹇到一處高埠。上面是長松巨榭。間以藤葛竹樹。乍望去。陰森肅冷。便如墟墓一般。其中靠土崖下。短牆及肩。現出數間草房兒。當時兩人。到得那草房籬門前。置下豹子。由楚材撥開籬門。先行入去。掌上燈燭。這裏繩其一面瞧那豹兒。實可怖。一面怙憊楚材。行徑頗異。便孤單單住向這荒僻所在。逡巡間。楚材蹇出。肅客入內。又一面拖豹入院。繩其蹇入客室。瞧時。只見裏面。陳設撲撲。白木几榻之外。臨牕案上。是書籍襖。陳間以筆硯。壁上掛着諸般獵具。夾以熟革獸皮。那榻頭壁上。還掛着一枝鐵簫。一柄鯨魚皮鞘的柳葉長刀。繩其流覽未已。楚材蹇入。却笑道。老弟。你且歇坐。待俺去整備粗飯。畢再來相陪。繩其道。大哥。孤身居此。真不方便。俺且幫你去整治。如何。楚材聽了。也不謙遜。於是兩人。逡就廚下。淘米燒柴。嘻嘻哈哈。一面說笑。一面忙碌起來。廚內有現成

蕭炎獸脯。繩其更不客氣。便檢精腴之處。滿滿的切了兩大盤。須臾。酒飯都備。兩人便穿梭價。端入客室。就靠壁案上。擺列停當。相與坐下來。即便狼吞虎嚥起來。繩其是奔走一日。楚材是跳盪多時。兩人一時。酒到杯乾。好不暢快。少時。繩其却笑道。古來避世逃名的人。方才檢那山深林密之處。住下來。連姓名都恐人識得。如今咱們發軔之始。正要馳騁時會。老哥却怎的如此自甘寂寞。居此荒區。便是在學業上。未免也孤陋些。依我說。大哥不如移居向俺那裏。咱們風雨晨夕。歡然相共。豈不甚妙。楚材笑道。不然。俺雖非避世之士。却因居此已慣。又習於打獵補助生計。昔人說得好。春夏讀書。秋冬打獵。俺雖無古人壯懷。却也頗取其意。罕接人事。却越法宜於讀書擊劍哩。說罷哈哈大笑。引滿一杯。繩其聽了。聳然異之。又笑道。大哥雖說得興致淋漓。但是在此間。居無與處。行無與語。這種寂寞。却也難受。楚材目注那壁上鐵簫合長刀。又笑道。俺有那兩君作伴。何患寂寞。那正是俺畢生的良友哩。繩其聽了。不由逸興遄飛。便趁



酒興。取下壁上那柳葉刀來。就燈下脫鞵一看。突的精光四射。逼得燈燄搖搖。只見那刀。背厚刃薄。冷森森。顛巍巍。背上鑄就七星攢斗的凸紋。略一振腕。那鋒光漾動。湛湛如水。端的是口寶刀。繩其欣賞之下。不由喝彩。及至細瞧柄鞵之間。却鑿着彭域范氏。永世寶之。八個細隸字。因隨口道。大哥此刀。莫非得之彭城地面麼。楚材慨然道。此刀傳自先世。俺也不曉得自那裏。莫論古物。且門樽前。咱且吃酒爲妙。於是親手將刀歸鞵。仍掛於壁。這時。月華如水。瞧徹庭除。兩人一面談今論古。一面把盞歡笑。不知不覺。已是夜分時候。須臾。酒罷。由楚材收拾過。兩人起身。就院中石檯上。徘徊小坐。但見斜漢左界。微風悄然。正這當兒。忽有一支夜鳥。啞啞的由北向南。投入一處樹叢中。那楚材不由悵然呆望。少時却笑道。俺近來作得一首烏栖曲。譜入簫聲。倒委實清婉可聽。且待俺吹起。以醒酒意。於是從室內取出鐵簫。危坐石檯。便嗚嗚咽咽。吹將起來。其詞爲。